

原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所取得的成果。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包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科研成果。对本文的研究作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声明的法律责任由本人承担。

论文作者签名：王银芳 日期：08.4.1

关于学位论文使用授权的声明

本人同意学校保留或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印刷件和电子版，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山东大学可以将本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其他复制手段保存论文和汇编本学位论文。

(保密论文在解密后应遵守此规定)

论文作者签名：王银芳 导师签名：顾奎章 日期：08.4.1

中文摘要

婚姻家庭是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并随着一定物质生活条件的发展变化而变化的。婚姻是人类的自然行为,也是社会行为。家庭是由婚姻、血缘或收养关系而产生的亲属间的共同生活组织,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单位,起着连接个人和社会、传承文化的重要作用。家庭结构的变动是社会变动的重要因素,通过家庭的发展变化可以透视社会的演化进程。不同时代的家庭婚姻制度是一定社会经济、政治的反映,是当时社会生活的缩影。

本文以《荣华物语》、《源氏物语》、《中右记》、《小右记》、《御堂关白记》等书中的婚姻家庭为主要研究对象,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相关文献资料,采用史论结合、材料分析的方法粗浅考察了 10~12 世纪(平安时代)日本京都贵族阶层的婚姻制度,以期穿越历史的尘埃,更全面地认识了解当时的日本婚姻文化,有助于现代婚姻家庭的稳定幸福,有助于促进和谐社会的发展。

本文主要包含了四章内容。第一章写婚姻形态。按婚姻居住把当时的婚姻形态分为访妻婚、妻方居住婚和新处居住婚。这三种婚姻形态之间并没有严格的时间界限,只是婚姻形态的一段发展历史。一种婚姻形态经历了萌芽、逐渐取代旧形态达到高度发展、逐渐衰退被新形态取代直至消亡的过程。访妻婚是其中最自由的婚姻,通过男方造访女方来实现。男方不属于女方家庭的一员,所生小孩随父姓,但由女方家族养育。女性占婚姻的主导地位。妻方居住婚是以女方为婚姻主体、夫从妻居的婚姻形态。男方婚后与妻子一家同住。一段时日后,妻子父母搬居新房,把原来的房子留予他们。男方属于妻家一员,所生小孩亦随父姓,夫妻共同承担孩子的养育任务。妻方居住婚发展到后来,男女双方结婚时,就由女方父母提供住房,或由男方自己提供住房,或在经营了一段时间的妻方居住婚后,搬居新房,这就是新处居住婚。新处居住婚中男子的地位有了很大提高,女性的地位则逐渐下降。第二章探讨了婚姻特点及婚姻程序、婚姻关系的解除。当时的贵族阶层给我们提供了一幅一夫多妻、近亲结婚、门当户对盛行的历史画卷。由于这个阶层的特殊性,在婚姻里也掺和了较多的政治因素,出现了很多以政治利益为目的的政治婚姻。婚姻程序及仪式则反映了贵族阶层不用为生计劳苦奔波、虚荣、奢华的生活状态。他们的婚姻形态决定了离婚的自由、简单。第三章主要

从子女的养育、归属、政途方面作了初步的探讨。子女虽然随父姓，但养育主要由母亲及其家人承担。不过，儿子的政途则由父亲扶持，可继承父亲的官职、官位。第四章就财产的所有及继承方面作了简单分析。在平安时代，房屋及大部分财产都由女儿继承，儿子们只能得到小部分财产甚至一无所得，这给当时一夫多妻制下的女性提供了较为充分的经济保障。

对 10~12 世纪日本京都贵族阶层婚姻制度的粗浅研究，一方面可以使我们更全面地了解当时的婚姻制度，另一方面也使我们更为深刻地认识到婚姻家庭的健康发展是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镜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条件之一。

关键词：日本；平安时代；京都贵族；婚姻制度

ABSTRACT

Marriages and families are products of human development and they are changed as the conditions of material lives change.

The marriages and families in "Ronghua Monogatali", "Record of Zhongyou" and "Genshi Monogatali" are the sources of research by this paper, which is based on what the others have researched, combined with relevant book reviews, and has a deep look on the marriage system for the elite stratum in Kyoto, Japan of the 10th to 12th centuries. This paper, through the history of marriage, is to help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then Japanese marriage culture so that it helps to stabilize modern marriages and promote the society's harmonious development.

This paper mainly includes four chapters. The first chapter deals with the forms of marriage. The marriage is classified as Visiting-Wife Marriage, Residing-in-Wife's Marriage and Residing-in-New-Place Marriage according to where the new couples live. The three forms of marriage represent a phase of development, not separated strictly by time. One form of marriage goes through a process of budding, gradually replacing the previous form, flourishing and being gradually replaced by a new one and finally dating. Visiting-Wife Marriage is the freest marriage of them and it comes into effect by the male visiting the female. The male is not a member of the female's family and their children adopt the surname of father but are brought up by the female's family. The female predominates in such form of marriage. Residing-in-Wife's Marriage is a marriage with the wife predominating in the family and the husband moving into the wife's. The husband lives with his wife, instead of visiting the wife's. After a period of time, the parents of the wife move into a new house, leaving the old one to them. The husband is a member of the wife's family and their children adopt the surname of the father and are brought up by the couple. As Residing-in-Wife's Marriage develops, the house for marriage is offered by the wife's parents or by the husband, or the couple, after a period of time, moves into a new house, thus Residing-in-New-Place Marriage emerges. Chapter II deals with the

features of marriage, procedures for marriage and dissolution of marriage. The then elite stratum provides us with a vivid and historical picture of polygamy, intermarriage and well-matched marriage. Owing to the special features of the elite status, some political factors are considered in their marriages so the marriages with political and economic motives appear. Procedures and ceremonies of marriage illustrate how the elites live a vain and luxurious life. Their forms of marriage lead to the freedom and simplicity of divorce. Chapter III has an analysis on the raising, belongings and future of children. Although the children adopt the surname of their father, they are raised by their mother and her family. However, the fathers care about future of their sons and the sons can inherit their fathers' official positions. Chapter IV makes an analysis on property rights and inheritance. In peaceful times, the daughters inherit the houses and most parts of possessions while the sons can only inherit a small part, or even none. Such a system offers an abundant economic source for the females under polygamy.

Through the study on the marriage system of the elite stratum in Kyoto, Japan from 10th to 12th centuries, we can not only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then marriage status, but also realize that healthy development of marriages and families mirrors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and that it is one of the necessities for constructing harmonious society.

Key words: Japan, the Heian Period, elite in Kyoto, system of marriage

前言

一、选题缘由和意义

我国古籍《礼记·昏义》说：“婚姻者和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可见，婚姻制度是规范男女两性关系和家庭关系的一种社会制度，影响到社会每一个人。婚姻家庭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家庭作为人们生活的基本单位，其影响所及，包括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观念等所有方面。婚姻家庭也是一个特殊的文化系统，是一个国家或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人、对国家的影响直接、具体、深远。

对日本平安时代婚姻制度的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首先，很长时间以来，很多国人都认为日本与中国同文同种，日本的文化渊源于中国。其实这种认识是很片面的。日本有很多与中国风牛马不相及甚至格格不入的制度、文化。我们只能从历史的长河中去观察，才能得出符合日本现实的结论。其次，丰富、详实的资料告诉我们平安时代与后世在很多方面有着很大的不同之处，比如平安时代男女地位基本平等，而后世男尊女卑；平安时代家产基本由女儿继承，而后世则由嫡长子继承等。所以，研究日本平安时代的婚姻制度，有利于我们了解当时日本的婚姻家庭实况。

对日本平安时代婚姻制度的研究，还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我们在了解日本婚姻制度历史的同时，可以学习、借鉴日本的经验，在吸收外来文化时，要取其精华、剔其糟粕，发展固有的优秀的文化传统。日本在接受外国文化时并非照搬照抄，而是吸取了对己有利的、符合自己风土文化的东西，剔除了与己相抵触的东西。因此，可以说日本是一个借鉴了外国先进文化、保留并发展了自己的固有文化特色的国家。

其次，对日本平安时代婚姻制度的了解，有利于我们建立稳定健康的婚姻家庭，为创建现代和谐社会创造条件。日本平安贵族夫妻经济收入的变化是导致夫妻地位、夫妻关系变化的原因之一，这同时也是最终导致婚姻变化的原因之一，正如恩格斯所言：“一夫一妻制是不以自然条件为基础，而以经济条件为基础，即以私有制对原始的自然长成的公有制的胜利为基础的第一个家庭形式。”^①因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4，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0页。

此,女性在经济中的地位也就决定了她们在婚姻家庭中的地位。在当今的现实生活中,我们也看到了功利主义渗透到婚姻家庭中,给婚姻家庭带来不利影响的现象;因经济原因造成女性家庭地位的低下或降低,甚至婚姻破裂的现象。所以,女性应积极参与社会生产劳动,提高经济自主权,不依赖男性,为提高自己的婚姻家庭地位、巩固婚姻创造条件,为创建和谐社会创造条件。

有鉴于此,本文拟运用日本史料及古典文学资料,采用史论结合、材料分析的方法对日本 10~12 世纪(平安时代)京都贵族阶层的婚姻制度进行探讨,对日本人在通婚、继承财产等婚姻家庭方面的独特表现的原因进行粗浅分析,以期更详实地展示日本平安时代婚姻制度的本貌。

二、资料来源及相关研究动态

(一) 资料来源及文献综述

本文的资料来源,主要来自两个方面:日本古代文献资料及今人的研究成果。古代文献资料主要包括《荣華物語》、《源氏物語》、《蜻蛉日記》、《落窪物語》等文学资料及《尊卑分脈》、《公卿補任》、《中右記》、《小右記》、《御堂关白記》等史料。《荣華物語》以藤原道长的荣华生活为主线,用编年体记载了宇多·醍醐天皇到藤原道长之死(正篇)、堀河天皇到 1092 年(续篇)前后共 15 代 200 年的史实,因其形式与内容像一个个故事,故以“物語(故事)”命名。紫式部的长篇小说《源氏物语》是平安时代最负盛名的作品,是一部以描写主人公源氏与众多女性约会为中心的贵族社会的小说。通过对源氏的爱情生活的描写,反映当时妇女被男子玩弄、抛弃的命运。《蜻蛉日記》是藤原道纲之母的自叙日记,主要叙述了其与丈夫藤原兼家的婚姻生活。《落窪物語》主要讲中纳言源中赖之女落洼姬(因受继母冷落与欺凌,被迫住在一间低洼的屋子里,故人们称她“落洼”)与左近卫少将相爱、结婚并最终过上美满生活的故事。著作有扬善惩恶的警世之味。《尊卑分脈》主要是源、平等日本几个主要氏的世系图,被认为是诸世系图中最可信赖的。《公卿補任》主要记录神武天皇至村上天皇间的参议(见附表 2)、从三位(见附表 2)以上官员的补任及其年月。《中右記》,中御门右大臣(见附表 2)藤原中宗的日记,取作者家名、官名的第一个字命名。记录了堀河天皇到崇德天皇共五十余年(1087~1138)间朝廷的典礼、仪式、政治、社会等各方面的事情。《小右記》为小野宫右大臣藤原实资的日记,详细记载了 978 年到 1032

年藤原道长权重一时时的社会情况及宫廷内的仪式、故事等。《御堂关白記》，被尊称为“御堂关白”的藤原道长的日记，记录了 995 年至 1021 年间发生的事情。

今人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高群逸枝的《日本婚姻史》和李卓的《中日家族制度比较研究》等。具体可参见文后之参考文献，此略。

（二）相关研究动态

在日本，早在昭和初（昭和元年为 1926 年），有关婚姻的研究成果就见诸于世了，比如有山田武雄的《婚姻》等。战后对婚姻的研究更是层出不穷，其中影响较大的学者有高群逸枝、江守五夫、有贺喜左卫门、关口裕子等。高群逸枝的《日本婚姻史》跨越了古代、中世、近代、当代的婚姻，影响深远，对婚姻、家庭、女性等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高群按不同的历史时期把平安时代的婚姻形态分为前婿娶婚（平安初）、纯婿娶婚（平安中）、经营所婿娶婚（平安末）三种。高群认为夫妻在女家提供的住房里居住一段时日后搬至丈夫在别处新造的房子经营所婿娶婚，与纯婿娶婚并无本质的区别。高群《招婿婚の研究》一书认为前婿娶婚是访妻婚到纯婿娶婚的过渡婚姻形态，婚姻居住夫妻分居和同居各占一半。关于女性的地位，高群《女性の歴史》一书认为女性史是受压迫的历史，是不幸的历史。藤原早苗《純婿取婚をめぐる》一文认为由男方提供住房的婚姻属夫方居住婚。江守五夫的《物語に見る婚姻と女性》（故事中的婚姻与女性）、《婚姻の民俗》等多部著作对有关婚姻的习俗及女性地位作了重要研究。有贺喜左卫门对婚姻方面的研究收于《有贺喜左卫门著作集》中，关口裕子著有《日本古代婚姻史の研究》、《家族と結婚の歴史》等。

国内也有学者研究日本的婚姻，主要有南开大学的李卓教授，所著《中日家族制度比较研究》对中日两国的家族在历史、制度、伦理方面作了深入浅出的剖析。就日本的婚姻制度而言，《中日家族制度比较研究》一书认为日本的招婿婚是以女方为婚姻主体，夫从妻居的婚姻形态，是从访妻婚发展而来的；认为日本古代妻妾无别。另外，姜天喜《日本婚姻习俗的历史与现状》（西北大学学报，2001/02）一文认为，日本历史上的婚姻习俗损害了人的尊严，否定了青年男女追求婚姻自由的权利。范淑玲《日本婚嫁礼俗的变迁》（民俗研究，1998 年/01）一文认为日本的婚嫁礼俗受中国习俗的影响，加上本民族传承的习俗，所以形式繁琐；认为明治维新前日本青年是“相亲结婚”，带有包办色彩，而且相亲很讲

究,不能在晚上。男女本人不去相亲,而是家人或媒人去,直到入了洞房男女双方才见面。薛雅明的《访妻婚——日本古代婚俗漫笔》(日语知识,2003年/10)认为日本访妻婚的男女双方的相爱与求婚,不管是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绝对是自由和宽泛的;认为招婿婚限制了女性择偶的自由。

纵观近年来中日学者对日本平安时代婚姻制度的研究,我们欣喜地发现研究成果方兴未艾,著作、论文不断涌现,对以后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尤其可喜的是国内对日本婚姻制度的研究正蒸蒸日上,出现了一系列相关论文。但这些论文都只局限于婚姻制度的某一方面,比如访妻婚、婚俗的变迁等。所以,本文拟结合史料、文学资料等从婚姻居住形态、婚姻特点与程序、亲子关系、财产等方面对日本平安时代京都贵族的婚姻制度作综合探讨。在有关内容上,也提出了不同于以上著作、论文的一些观点。就婚姻形态来说,本文没有按历史时期来划分,而是按照居住形式来划分。因为三种婚姻居住形态之间并没有严格的时间界限,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步步发展、过渡的。即使在妻方居住婚盛行的时期,也同时存在着访妻婚;在新处居住婚盛行的同时,也存在着访妻婚和妻方居住婚。夫妻在女家提供的住房里居住一段时日后搬至丈夫在别处新造的房子中的婚姻,与纯婿娶婚有本质的区别,属新处居住婚。关于男方提供住房的婚姻归属,本文与藤原早苗《纯婿取婚をめぐる》中的观点也不尽相同。夫方居住,应该是夫妇同住男方父母家,或同住一段时日后,移居到附近由夫家提供的住房中的婚姻,与妻方居住婚相对应。新婚即住夫家提供的住房的婚姻,因时代不同,新处居住婚和夫方居住婚皆有可能。婚姻形态从访妻婚到新处居住婚过渡的过程,是女性地位逐渐下降的过程。访妻婚中男女双方的相爱与交往都比较自由,仪式也可以在晚上举行;双方由相见到相爱再到求婚再结婚走到一起,而不是在入洞房之前不见面的纯粹的相亲结婚。妻方居住婚的贵族阶层流行一夫多妻制,妻妾有别。本文认为应该从婚姻居住、财产继承、子女抚养、夫妻关系等综合的视角着眼来探讨日本平安时代京都贵族阶层的婚姻制度。

第一章 婚姻形态

人类社会形形色色, 纷繁复杂, 但无论何种社会, 婚姻居住方式都由婚姻居住规定决定, 这是婚姻制度的最重要特征之一。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者把婚姻居住形态归结为四类, 即: (1) 夫方居住。夫妻双方居住在男方父母家, 或居住在男方父母家附近。(2) 妻方居住。夫妻双方居住在女方父母家。(3) 新处居住。夫妻双方独立住在自己的房屋里。(4) 访妻婚形式居住。夫妇分居异处, 当丈夫去造访妻子的时候才住在一起, 或暮合朝离, 或短暂居住。本章试图通过对《源氏物语》、《荣花物语》、《中右记》等文献资料中婚例的分析, 探讨 10~12 世纪日本京都贵族阶层的婚姻居住形态, 揭示现实。

第一节 访妻婚

在平安时代初期的数世纪期间, 开始出现一些有关婚姻的散文。从 10 世纪左右开始到 12 世纪末, 大量文学、史料描写了当时贵族阶级中流行的婚姻习俗, 为当时的婚姻概况提供了详实的资料。从这些文学、史料(《荣花物语》、《源氏物语》、《蜻蛉日记》、《中右记》、《小右记》、《御堂关白记》等)中, 我们可以确定当时贵族阶级的主要三种婚姻居住形式: 访妻婚居住、妻方居住、新处居住。这三种居住形式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 从最初的访妻婚居住到平安末期最终演变成新处居住。三种婚姻居住形式之间并没有严格的时间界限, 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步步发展、过渡。

访妻婚的男女双方在结婚后并不同住, 而是各居母家。女儿长大后, 母家在院子里为女儿搭一个简陋的屋子, 称“妻屋”。男方造访女方时, 就在“妻屋”过婚姻生活, 孩子也在“妻屋”出生、长大。访妻婚形态下的男女多暮合朝离, 也有短期同居。虽然访妻婚已经属于对偶婚, 但还带有浓厚的母系制族外婚色彩。10 世纪涉及到访妻婚的日本文学数不胜数, 其中 10 世纪末藤原兼家的妻子写的《蜻蛉日记》, 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婚姻的最初的详细记载。在这部著名的作品中, 作者记述了从 954 年结婚到婚姻事实结束约二十年的婚姻生活。

作者住的地方虽然记述得不是很明确, 但她和藤原兼家分开居住却是毫无疑问的。婚姻中的大部分时间, 作者都住在她母亲家——京都东北部一条西洞院附

近。^①后期，也在另外两所别邸短时间居住。一处为藤原兼家住处附近的不知主人的住宅；^②另一处属于她父亲的宅邸，位于京极以东、近卫以南。^③藤原兼家偶尔会在白天来，但基本上都是在晚上造访，第二天早上离开。造访的频率经常变化，并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减少。作者提供给兼家的衣服及来往信件，可以证明很长一段时间日记的作者是兼家的妻子。而且，兼家对两人的儿子——藤原道纲的义务也丝毫没有马虎。兼家不仅对儿子进行了与朝廷活动有关的必要的教育，而且在儿子成人后，还为他谋了一官半职。^④

从日记的记述可以看出，这场婚姻自始至终都属于访妻婚。

藤原道纲的母亲——《蜻蛉日记》的作者是妾妻。这是平安时代伴随着访妻婚生活的女性典型的地位。在 10 世纪，即使是正妻也同样过着这种访妻婚生活。

《蜻蛉日记》及其他史料，没有涉及时姬——被认为是兼家的正妻与兼家同居的内容。反映同时代婚姻制度的《源氏物语》也有几例相似的婚姻，例如源氏和葵、头中将和右大臣的女儿的婚姻等都自始至终是访妻婚。

10 世纪的访妻婚，男女双方不过是暮合朝离的不稳定的两性关系，相互间不需要信守婚姻的誓约，也无须承担相应的社会义务和责任。在这种婚姻中，女性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在婚姻生活方面拥有与男性一样的选择权与自主性，这是古代日本女尊男卑的社会现实的一种反映。她们与娘家关系的密切程度甚于夫妻关系，夫妻之间还没有形成支配与隶属关系，血缘关系重于婚姻关系。

第二节 妻方居住婚

访妻婚是平安时代初期最普遍的婚姻形态，但并不是唯一的。在访妻婚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出现了男方居住在女方父母家的婚姻——妻方居住婚。到了 11 世纪，妻方居住婚得到了空前发展。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藤原兼家的儿子藤原道长与源雅信的女儿源伦子的婚姻。

988 年初，约二十岁的道长与伦子结婚。最初一段时间，他们像兼家与道纲母亲那样维持着访妻婚的关系。^⑤从 991 年开始，道长就常居于岳父的土御门邸

^① [日]藤原道纲母：《蜻蛉日記》，『日本古典文学大系』，朝日新聞社 1949 年版，第 155 页。

^② [日]藤原道纲母：前引书，第 160 页。

^③ [日]藤原道纲母：前引书，第 291、292 页。

^④ [日]藤原道纲母：前引书，第 207、322 页。

^⑤ [日]与谢野宽编，《栄華物語》II，『日本文学大系』，国民図書株式会社 1932-1933 年版，第 241 页。

（位于土御门的宅邸）了。^①虽然道长购买了好几处房子，又作为藤原氏的氏长者拥有领地，但是作为婚姻生活的主宅，还是在土御门邸，这可以从很多方面印证。例如，当时的史料经常称土御门邸为道长邸。不过，这并不说明他就是土御门第的所有者。按照当时财产继承的习俗，土御门邸应为源伦子所有。（见第二章）但家号^②却是由女婿一代一代相传的。一直到1019年出家，道长都住在土御门邸。后道长在土御门邸的东邻建造了法成寺，并住在法成寺的无量寿院到1028年逝世。^③但是土御门邸作为道长的主邸，最有力的证据应该是道长自己留下来的《御堂关白记》。日记里记述了995年到1021年间道长在土御门邸的生活。

道长与伦子结婚后不久，伦子父母就把土御门邸让给了他们，自己搬到了一条邸居住。^④道长和伦子经常去看望父母，有时甚至在那儿住上一段时间，与父母保持着密切的关系。^⑤像这样，男女结婚同住后，女方父母就把房子传给他们，自己搬居他处的妻方居住婚，已经很普遍。但他们的婚姻形态不一定自始自终都属于妻方居住婚。像道长与伦子那样一开始属于访妻婚，到一定时候才发展成妻方居住婚。

《蜻蛉日记》作者——藤原兼家——时姬 源雅信

藤原道纲 藤原道长——源伦子（988年）

藤原赖通

（注：此图据相关资料而作。）

女方父母在搬居他处时，会把未婚的子女一起带走。另外的女儿与长女一样过妻方居住婚的生活。藤原显季的长女于早在1090年前与藤原宗通结婚，婚后

^①〔日〕与谢野宽编，《荣華物語》Ⅰ，『日本文学大系』，国民図書株式会社1932-1933年版，第239、245-246页。

^②家号：①姓氏；②长子地位，家的继承人；③称号、门第，一家的声望、名誉。亦称“家名”。此处为第三种用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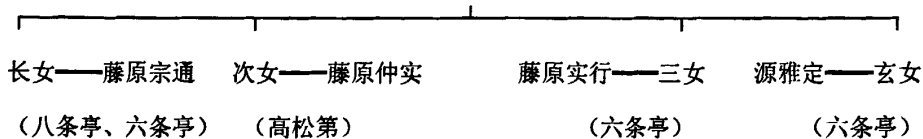
^③〔日〕与谢野宽编，《荣華物語》Ⅱ，『日本文学大系』，国民図書株式会社1932-1933年版，第259、265-268页。

^④〔日〕藤原实资：『小右記』，『史料通覧』，〔出版社不详〕，大正4年版，正历四年正月廿四日条。

^⑤〔日〕藤原道长：『御堂关白記』，日本古典全集刊行会，昭和4年版，长和五年七月廿五日条。

一起住在父亲显季的八条亭过着妻方居住婚的生活。^①1093年前显季的另一个女儿与藤原显雅结婚,婚后也一起住在八条亭。同年,显季把八条亭留给了长女、女婿,自己带着显雅搬到了新建的高松第。^②不久,女儿与显雅离婚,与藤原仲实结婚。到1096年,仲实一直住在高松第过着妻方居住婚的生活。^③不久,显季又把高松第传给了女儿和仲实,自己带着另外的孩子搬到了位于六条的大房子里。^④长女及女婿宗通到六条亭与显季共住了一段时日。显季的两个小女儿也在六条亭过起了妻方居住婚的生活。一个与藤原实行、另一个与源雅定结了婚。藤原实行夫妻在结婚当初与显季同住在六条亭,并于1103年诞下长男。但是他们住在那儿最初的明确的史料是在1112年开始出现的。^⑤实行夫妻与1108年结婚的雅定夫妻同住在显季家,1112年以后又至少住了六年。源雅定与藤原实行一样,在结婚当初住在六条亭的具体史料并没有,有史料表明他们在1119年住在六条亭,之后住在六条亭的史实,可以一直追溯到1152年。^⑥雅定结婚两三年后,显季又把六条亭传给了女儿女婿们,自己搬到了位于七条的房子里。^⑦

藤原显季(八条亭、高松第、六条亭、七条亭)



(注:此图据相关资料而作。)

新婚夫妇与女方父母同住一段时间后,女方父母就把房子留给他们,自己搬到别处居住。待后一个女儿结婚后,女方父母又把同住的房子留下,自己再搬到别的房子居住。新婚夫妇的住房由女方父母提供,这就是当时贵族社会流行的婚姻居住形式——妻方居住。

有的学者认为,妻方居住婚存在的理由是女婿可以让没有儿子的家庭保证家

^①[日]藤原宗忠:《中右記》,《史料通覽》,〔出版社不详〕,1915-1918年版,寛治八年三月十七日条。

^②[日]藤原宗忠:前引书,寛治七年三月廿六日条。

^③[日]黑板胜美编,《尊卑分脈》Ⅱ,吉川弘文館1959年版,第381页。

^④[日]藤原宗忠:前引书,天仁元年二月廿五日条。

^⑤[日]藤原宗忠:前引书,天永三年五月十三日条。

^⑥[日]藤原宗忠:前引书,天仁元年二月廿五日条。

^⑦[日]藤原宗忠:前引书,天永二年七月廿七日条。

系的延续。笔者并不认同这种观点。若是为了继嗣,那么婿必须改姓,才有资格延续妻子的家系及发扬妻子家的家业。但是当时的贵族都跟道长一样,虽然婚后住在妻子家里,却没有改姓,而且继续保持着自己氏的成员权,世袭着自己氏的官位、爵位,没有成为岳父家族的继承人。平安时代后,父系继承制首先在贵族社会确立,对官位、爵位及财产在内的家业由男子世袭继承的倾向越来越强。^①平安时代的妻方居住婚不同于镰仓时代开始的婿养子。婿养子一旦成为养子,就改姓养父的姓,到结婚年龄就与养父的女儿结婚并承担起延续家系及发展家业的责任。所以,笔者认为,平安时代的妻方居住婚的存在并不是以续家为目的的,而只是当时贵族社会普遍流行的一种婚姻形态。不管岳父有没有儿子,婿都保持着自己的姓住在岳父家。

从人类学的角度说,婚姻居住从妻,应该属于母系氏族社会末期的对偶婚,世系也按母系算。但是,平安时代的妻方居住婚却按父系算世系,姓氏、官位、爵位等都沿袭父系继承。这种从妻居的居住规定与父系的世系制度——父系的妻方居住,正处于访妻婚到夫方居住婚的过渡阶段。但是,母系制度却没有因为妻方居住婚而得到发展,笔者认为日本受中国的影响是一个及其重要的原因。中国时值唐朝,已形成了强大的父系制度,强调血缘与宗族的重要性,“宗族是由男系血缘关系的各个家庭,在宗法的规范下组成的社会群体”。^②遣唐使的派遣,使得中日交流盛况空前,日本如饥似渴地学习和吸收中国的文化和制度。中国如此强调父系,日本的婚姻居住虽然是妻方居住,但是,世系却仿效中国的父系沿袭。于是,姓氏、官位、爵位等都由父亲传给儿子,而不是由母亲传给女儿。

统治阶级的利用政策,是妻方居住婚长期存在的政治原因。由于贵族阶级与统治阶级的特殊关系,很多贵族阶级内部的婚姻都或多或少带有政治色彩,通过婚姻手段达到政治联盟的目的,或征服对方或向对方称臣。高群逸枝称这种通婚为“模拟同族化”。^③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时贵族阶级的妻方居住婚是日本历史上最早的“政略婚姻”,理所当然受到统治阶级的推崇。^④

妇女在生产生活中所处的地位是妻方居住婚长期存在的经济原因。在原始社会,女性被视为丰产的象征,是人们得以生存的力量之源。进入阶级社会后,女

^①李卓:《中日家族制度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52页。

^②冯尔康等:《中国宗族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页。

^③[日]高群逸枝:《日本婚姻史》,至文堂1990年版,第111-120页。

^④李卓:前引书,第27页。

性虽然不再像原始社会那样受到广泛的崇拜,但在生产中仍然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管理家务、养育子女等主要依靠女性。女性在生产 and 家庭中有着显而易见的重要作用,一般家庭都不愿轻易失去这一宝贵的劳动力,所以妻方居住婚得以长期存在。

第三节 新处居住婚

到 11、12 世纪,新处居住婚已流行于平安时代的贵族社会中。平安时代贵族社会的新处居住婚大致可以分成两类:由女家提供住房的婚姻和由男家提供住房的婚姻。

由女家提供住房的新处居住婚,最初的住房一般由女方提供。不过新婚夫妇在女方父母提供的独立的住房里住上一段时日后,丈夫往往就会在别的地方建造新房,夫妇俩移居到新房里。高群逸枝认为,这种婚姻居住与妻方居住婚并无本质的区别。新郎离开自己家,住到新娘父母家里,或与新娘同住在新娘父母家附近的房子里。^①但笔者认为这两种婚姻不仅仅是表面的不同。妻方居住婚,婚姻以女方为主体,房屋的继承权、所有权为女方所有。而这种新处居住婚,婚姻主体由女方向男方变更,房屋的所有权也独立计算,由女方父母提供的住房为女方所有,而后来所居的男方建造的住房则归男方所有。

我们以下面的婚姻为例。

1114 年,藤原宗忠女儿与源雅俊儿子宪俊结婚。^②新娘家位于三条房门京极,新娘家位于土御门富小路。新郎父亲宗忠借了左卫门为平的房子作为新婚夫妇的暂住房。宪俊夫妇居住此房期间,宗忠修葺了位于堀川五条坊门的一处住宅。四个月后的十二月十三日,宪俊夫妇移居此房。

这是典型的由女家提供住房的新处居住婚。

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处居住婚渐渐地由女方提供住房演变为由男方提供住房。到了 12 世纪,这种新处居住婚已很普遍。

由男家提供住房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女方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与男方相差甚远。女方或遭遇父母双亡又无望得到家族的援助,或因父亲去世、辞官而无经济实力,或男方年龄、身份与岳父相当,此等情况由男方提供婚后住房。另一种

^①[日]高群逸枝:《日本婚姻史》,至文堂 1990 年版,第 152 页。

^②[日]藤原宗忠:《中右記》,《史料通覽》,〔出版社不详〕,1915-1918 年版,永久二年八月十日条。

情况是原来的房子毁于火灾等，由男方负责建造新房。

第一种情况，即由男方提供最初住房的新处居住婚，经常可以在平安时代的传说、小说中看到。贫穷或无依无靠的少女，恐怕是不能与贵族男子过妻方居住婚或访妻婚生活的。这些女子没有拥有能举办婚礼、或让高层贵族入住或造访的足够大的、像样的房子。在这种情况下结婚，肯定得由男子自己提供住房。这些男子没有像平安时代一般贵族男子那样把财富、权势、名誉、政治实力等放在心上。他们与那些女子的结合除了爱情别无他因。当时的文学，也把这些男女的结合当作恋爱来描写。《源氏物语》中，源氏的儿子熏想与八宫的遗孤结婚，并想把她带到三条宫居住。但是，那女子在与熏结婚前就死去了。^①若婚姻得以结成，那么这应该是因爱而结的婚姻，婚姻居住也应该属于新处居住。三条宫原为熏的母亲所有，她在与源氏结婚前一直住在那里。这房子并非源氏赐予，而是从她父亲那儿继承来的。她与源氏结婚后并没有一起住在那所房子里。^②

第二种情况以藤原师实与藤原信家的养女的婚姻为例。两人于 1059 年在藤原信家宅邸开始婚姻生活。婚后第二个月，房子因火烧毁，师实与家人只得搬到临时住所居住。三、四年后，师实夫妇搬到了由师实自己建造的房子里。房子位于师实姐姐所有的花山院，并作为他永久的住宅。^③师实结婚时已十七岁，所居的官位官职与岳父相当，火灾后，由他自己提供夫妻俩的新房是理所当然的了。1061 年，藤原信家去世，他为女儿夫妇提供住房的可能性也随之消失。师实也正是从此时起到花山院工作的。

皇室的新处居住婚，基本由男方提供住房。虽然资料不多，但是我们还是能够从中看出住房基本都由男方提供、不由女方提供的史实。冷泉天皇之子敦道亲王与藤原道隆之女^④、藤原济时之女的婚姻^⑤，醍醐天皇之子源高明与藤原师辅之女的婚姻^⑥，三条天皇之女缙子与藤原教通的婚姻^⑦等，都属于男方提供住房的新处居住婚。

^①〔日〕紫式部：《源氏物语》IV，〔日本古典文学全集〕，小学馆 1970 年版，第 434 页。

^②〔日〕紫式部：前引书，第 81 页。

^③〔日〕与谢野宽编，《荣华物语》IV，〔日本文学大系〕，国民图书株式会社 1932-1933 年版，第 170、202 页。

^④〔日〕与谢野宽编，《荣华物语》I，〔日本文学大系〕，国民图书株式会社 1932-1933 年版，第 272 页。

^⑤〔日〕与谢野宽编，《荣华物语》II，〔日本文学大系〕，国民图书株式会社 1932-1933 年版，第 102 页。

^⑥〔日〕藤原道纲母：《蜻蛉日记》，〔日本古典文学大系〕，朝日新闻社 1949 年版，第 179 页。

^⑦〔日〕与谢野宽编，《荣华物语》III，〔日本文学大系〕，国民图书株式会社 1932-1933 年版，第 249、第 250 页。

新处居住婚，是新婚夫妇在女方家住上一段时间后搬到另外的住房居住，或直接住在女方父母为他们提供的独立的住房里，或住在男方提供的住宅里的一种婚姻形态。妻方居住婚，是新婚夫妇与女方父母同住，女方父母搬离后把原住房传给他们的婚姻形态，这是两者的不同之处。

第四节 婚姻形态的变迁与房屋共住集团

一 婚姻形态的变迁

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类观念的更新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时代在不断进步，婚姻形态也在不断发展。在一种婚姻形态发展到另一种婚姻形态的过程中，并非只存在一种婚姻形态。在平安时代的贵族社会，最初出现的是访妻婚。在访妻婚发展到妻方居住婚的过程中，同时存在着访妻婚和妻方居住婚。甚至在妻方居住婚已经非常普遍的时候，也同时存在着访妻婚。在妻方居住婚过渡到新处居住婚的阶段，妻方居住婚与新处居住婚也同时存在。到 12 世纪末，妻方居住婚渐渐消亡的时候，也正是新处居住婚发达并已出现男方居住婚的时候。婚姻跨度几十年，夫妻也不一定自始至终只经营唯一一种婚姻。道长与伦子婚后的最初一段时间按照当时的婚姻习俗过的是访妻婚的婚姻生活，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访妻婚渐渐消亡，最后道长夫妇也就结束了这种婚姻形态，开始住在土御门邸经营妻方居住婚的生活了。

到 12 世纪末，妻方居住婚渐渐消亡，丈夫的作用越来越大，由丈夫提供最初的婚房也渐渐普遍。

平安时代的新处居住婚，男方提供住房的机会多于女方。若结婚时的住房就作为新处居住，那么准备住房的基本是女方家的责任，而且以后专门供新夫妇住的房子也由女方家提供。父亲让女儿女婿住独立的新房的时间判断不是很明确，但是至少得等女儿夫妇达到能独立经营一个家庭的年龄。但是，当时离开父母能自立门户的年轻夫妻非常少。在平安时代，新娘十一、二岁，新郎最多大两岁的小儿婚很普遍。^①让自己也还是孩子的小夫妻自立门户是不可想象的。这种年龄的限制决定了居住的形式，即大部分小夫妻在结婚的最初几年时间里，只能与女方父母共住一室，由父母照顾。

^①[日]与谢野宽编，《荣華物語》Ⅱ，『日本文学大系』，国民図書株式会社 1932-1933 年版，第 241-242 页。

年龄稍大、各方面都比较成熟的新婚夫妇，在女方家过一段时间的妻方居住婚后，就会移居到由女方父母为他们提供的住房里独立生活。女方家房子的大小、为小夫妻提供独立住房的能力，是决定婚姻居住形式的要素之一。若长女结婚过妻方居住婚的生活，女方父母就把房子留给他们，自己带着另外的子女移居别处。次女结婚后，父母也可能把房子留给他们，自己再带着未婚的子女移居别处。次女可能也经营妻方居住婚。若长女夫妇搬到新房经营新处居住婚，那次女就可能在最初的家里经营妻方居住婚。若长女经营妻方居住婚，父母又没有移居别处，在这种情况下，次女就不得不经营新处居住婚了。所以，女方父母的经济实力成为了女儿婚姻居住形式亦或婚姻形态的决定要素之一。妻方居住婚派生出了新处居住婚，到了镰仓时代，新处居住婚又派生出了夫方居住婚。

服藤早苗认为由男方提供住房的婚姻属夫方居住婚，“所谓夫方居住制，就是妻子移居夫家提供的房子的制度。”^①但本文认为，夫方居住，应该是夫妇同住男方父母家，或同住一段时日后，移居到附近由夫家提供的住房里。与妻方居住婚相对应。而仅从服藤氏的“妻子移居夫家提供的房子”的居住形式，很难判断究竟是新处居住婚还是夫方居住婚。若开始同住的是女方父母家，则应视为新处居住婚为妥；若开始同住的是男方父母家，则应视为夫方居住婚为妥。这儿前提为“移居”，所以就没有“新婚即住夫家提供的住房”的疑问。但本文认为，新婚即住夫家提供的住房因时代不同，也应有新处居住婚和夫方居住婚两种可能。虽然，新处居住婚中有一种情形为新婚即住女家提供的住房，推理新婚即住夫家提供的住房的婚姻也应为新处居住婚。但是事物是在不断发展前进的。妻方居住婚派生出了新处居住婚，即由“夫妇与女方父母同住一屋”发展成“新婚即住女家提供的住房”，那么由新处居住婚派生出的夫方居住婚也应由“与男方父母同住一屋”发展成“新婚即住夫家提供的住房”，而“与男方父母同住一屋”已属夫方居住婚，那么“新婚即住夫家提供的住房”则更属夫方居住婚。但如本节所论由男家提供住房的第一种情况又属新处居住婚。所以，“新婚即住夫家提供的住房”的婚姻，因时代不同，新处居住婚和夫方居住婚皆有可能。但由于本文涉及的时间范围为平安时代，还未出现夫方居住婚，所以夫方居住婚就不在此赘述了。

^①[日]藤原早苗：「純耀取婚をめぐって」，『歴史評論』第455号，1988年版，第45页。

任何一个激烈的社会变动，都是一个渐进的、不断修古更新的复杂的过程。10~12 世纪日本京都贵族阶级的婚姻形态的变迁也是一个修古更新的复杂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旧的、原始的形态逐渐消亡，新的、适应新生产力的形态逐渐发展壮大，渐具优势。婚姻形态的变迁不过是这一时期社会修古更新复杂过程之中的一个侧面反映而已。

二 房屋共住集团——婚姻形态的共同特点

无论是访妻婚、妻方居住婚，还是新处居住婚，它们的婚姻居住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亲属集中在一定空间内居住。妻方居住婚的初衷，是除了外来的丈夫外（丈夫没有妻子家的氏族权，同一氏族的除外），所有这个家族的成员集中在一起连成一片，拥有这片土地上的一切。同样的，新处居住婚的初衷是除了外来的丈夫（女家提供住房）或妻子（男家提供住房）外，所有本家族的成员聚集在一起居住。不管由男家还是女家提供的房子，都在提供者所住房屋附近。随着纵向的不断繁衍、横向的不断扩展，住房所处的地域越来越大，形成了一个房屋共住圈，并最终形成一个政治集团。谁的势力强大，谁就拥有更大的房屋共住圈；同时，谁的房屋共住圈大，谁的势力就强大。比如盛极一时的藤原氏，家族的居住遍布整个平安京。

我们可以从下面几例来看房屋共住圈。

藤原显季把八条亭送于长女夫妇后，搬至高松邸（姐小路北，西洞院东）。把高松邸送于次女夫妇后，搬至六条亭。六条亭送于三女、小女后，自己又移居到了七条亭（本章第二节）。而这几处房屋都相隔不远。

再看藤原宗忠土御门富小路邸的例子。1108 年，宗忠长子宗能由东五条邸移居土御门北亭，就在土御门富小路邸北面。^①土御门北亭原为中将源师重的宅邸，宗能岳父藤原为隆拿自己一处房产与之交换后送于女儿夫妇。为隆给女儿夫妇买房可以理解，但我们在这儿要思考的不是离父母近还是远的问题，而是离谁近的问题，即为隆为何把房子买在宗忠住房附近，而不是自己住所附近。这并不是“本家族”或“家是母系的”所能解释的。宗能在 1131 年当上“参议”（见附表 1），1134 年位居中纳言，而男子的政途主要依靠的是父亲，不是岳父（第三章第二节），所以为隆的这一举动应从政治角度考虑为妥。宗忠的异母弟弟同时

^①〔日〕藤原宗忠：『中右記』，『史料通覽』，〔出版社不详〕，1915-1918 年版，永久二年八月廿二日条。

又是女婿的宗辅也住在北亭附近。次子宗成在京时与宗能、宗辅一起在父亲外出时随侍左右，也应住在附近。由此可见，整个土御门邸形成了以藤原宗忠为首包括其子女们的一个房屋共住圈——带有政治色彩的集团。

而藤原实资的小野宫邸更是说明了当时房屋共住圈的盛行。

小野宫由隔着大炊御门大路的北宅、隔着鸟丸小路的东町、隔着冷泉小路的南町、隔着室町小路的西殿组成。实资除了出家的良元与女儿千古外，还收了好几个外甥为养子。实资带着他们进行各种各样作为政府要人的活动。最年长的养子资平与近江守藤原知章女儿结婚后于宽宏4年生下长子资房。宽弘7年资平住小野宫，长和元年搬至北宅，长和2年从实资那儿拿到了房屋让与书，北宅便成为了他的固定住处。长元5年资平在附近二条大路以北的富小路上拥有一处房屋。宽弘2年实资姐姐搬至西殿，宽仁2年死于此。治安3年始千古就一直住西殿，长元2年与兼赖结婚。长元5年资平次子资仲也搬至西殿。长元元年实资养子经季与藤原兼刚女儿结婚，“中纳言（资平）的车后。资房、资高、经季相随。”的情景经常出现在《小右记》中，却没有经季从妻居的记载。^①据此，即使三人没有住在小野宫，也应住得不远。

从以上例子我们可以看出，房屋共住圈不仅仅出于生活上考虑，更重要的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以便于紧密的共同行动。换句话说，房屋共住圈不仅仅是空间上的、生活上的，还是政治上的一个有着集团功能的共同体。

^①[日]鹭见等曜：「平安時代の婚姻に関する二三の問題」，『岐阜経済大学論集』1988年版，第200、201页。

第二章 婚姻特点及程序

第一节 一夫多妻

一 一夫多妻现象

由于访妻婚和妻方居住婚的存在,日本平安时代一夫多妻现象非常突出。

在访妻婚阶段,虽然已经属于对偶婚,但由于刚从群婚制脱胎而来,还残留着群婚制的痕迹,带有浓厚的母系制族外婚色彩。确切地说,应该属于自由的对偶婚。一个男子可以同时与数个女子保持婚姻关系。她们分居异处,都是丈夫的妻子,地位平等,没有经济、政治利益冲突,没有妻妾的区别。反之,一个女子也可以同时拥有数个丈夫。原则上,当时的男女在多夫多妻方面是平等的。

到了律令制阶段,虽然《养老律令》在形式上使日本律令与唐律得到了统一,将“前妻”——先前访的妻称为“妻”,将“后妻”——后访的妻称为“妾”,但在法律的解释上,或“妻与妾同体”,或“次妾与妻同”。^①妾在法律上得到了与妻同等的地位及待遇。这样,律令既规定了一夫一妻制,又规定了妾的合法地位,自相矛盾。这也就意味着律令法是不可能具备多少现实意义的。

在平安时代的贵族社会,一夫多妻盛行,妻妾身份不像中国那样具有严格的法制、礼制上的差异。在称呼上虽有“嫡妻”(亦称“正妻”)、“妾妻”的区别,但是,“嫡”、“妾”不一定是终身的,可以互相转换。也就是说,一个男子不仅可以同时拥有数个妻子,而且在不同的时期可以拥有不同的正妻。妾虽然在法律上得到了承认,其实在现实中与正妻之间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正妻一般拥有比较高的地位及经济利益。当然若婚姻解除或被别的女子代替,那么就失去了正妻地位。那么我们怎么判断哪位是正妻呢?一般可用四条依据:①人们对这位妻子的称呼,有“北方”、“北政所”^②、“嫡妻”、“正妻”等;②妻方居住婚或新处居住婚的场合,与丈夫同住的妻子;③儿子官职高;④初妻。

我们来考察一下藤原氏嫡流。

^①[日]《令集解》·户令,转引自李卓:《中日家族制度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4页。

^②北方:古代日本对显贵之正妻、公卿之正妻的敬称。

北政所:古代日本对摄政·关白之妻的敬称。也用于对大纳言、中纳言之妻的敬称。平安时代,在大化改新中建立功勋的大臣,在皇子很小的时候摄政,等皇子成人之后实行关白政治(摄关政治)。奏章呈给天皇之前要先给这些摄政大臣、关白、太政大臣过目。

十世纪初,藤原忠平有两位妻子,分别是宇多天皇之女欣子及源能有之女昭子。两位妻子都为他生了数个儿子。在忠平二十岁左右时,长子实赖出生了,这也是欣子与他的第一个儿子。忠平的第二个儿子师辅是昭子所生,比实赖小八岁。从忠平的日记我们可以知道,他与源昭子只是间接接触,而与宇多欣子则是经常性的。^①人们称呼欣子为“北方”。从上述两点我们可以推断宇多欣子是正妻。从他们所生儿子的官职高低也证实了这点。实赖当上了摄政·太政大臣、氏长者,而师辅的最高官职是右大臣,也没有坐上氏长者的位置。^②

915年,藤原实赖十四岁左右时,举行了成年仪式。稍后,即与叔叔藤原时平之女结婚,因此,这应该是实赖的初婚。实赖所有的儿子都是这个妻子所生,而且,次子赖忠还坐上了关白、氏长者的高位。^③从这两点推断,赖忠母亲应该是正妻。纵然她去世得比较早,实赖后来又有好几个妻子,也不能撼动她的地位。

藤原赖忠后,政权及氏长者的地位传到了叔叔藤原师辅流中。师辅的儿子们伊尹、兼通、兼家借助他们的妹妹藤原安子(冷泉、圆融之母)的威势,都当上了摄政太政大臣,^④还轮流坐上了氏长者的位置,^⑤权倾朝野。师辅与三兄弟的母亲藤原盛子结婚时,才十四、五岁,从而我们可以确定盛子为初妻。^⑥师辅另有两位妻子——内亲王之女雅子和康子也给他生了儿子。两人的家世比出身于低级官僚的盛子优越,而且,雅子是盛子健在时与师辅结的婚。但是,盛子的正妻地位却是不容置疑的。儿子们权高位重的事实就是比什么都雄辩的证据。

990年,兼家去世后,长子道隆当了关白氏长者,另两个儿子道兼、道长也先后坐上了这个位置。^⑦三兄弟的母亲时姬与兼家结婚时,兼家已二十三岁。除了时姬外,《蜻蛉日记》的作者是唯一一位为兼家生了儿子的妻子,至少比时姬迟结婚二、三年。^⑧在兼家的众多妻子中,时姬的儿子们取得了出人头地的地位(《蜻蛉日记》作者所生儿子道纲最高官位为大纳言),《尊卑分脉》以“北政所”称呼时姬。^⑨据此而知时姬为兼家正妻,在众多妻子中地位最优越。

^①[日]黑板胜美编,《公卿补任》I,吉川弘文馆1938版,第65、68页。

^②[日]黑板胜美编,前引书,第158、209页。

^③[日]黑板胜美编,《尊卑分脉》II,吉川弘文馆1957年版,第1-4页。

^④[日]黑板胜美编,前引书①,第211、214、233页。

^⑤[日]黑板胜美编,《尊卑分脉》I,吉川弘文馆1957年版,第51-55页。

^⑥[日]黑板胜美编,前引书①,第199、205、206页。

^⑦[日]黑板胜美编,前引书①,第233、241页。

^⑧[日]黑板胜美编,前引书①,第205、222、215页。

^⑨[日]黑板胜美编,前引书③,第203页。

到了兼家儿子们那一代，政权及氏长者的地位传到了御堂流中。藤原道长的两位妻子——伦子与明子都出身名门，^①而且都生了儿子。^②在藤原实资日记《小右记》中，称呼伦子为“北方”，称明子为“妾妻”。^③1017年，初妻伦子所生儿子，即道成长子赖通作为嗣子，直接从道长手里受让了摄政、氏长者的位置。^④赖通之后，关白氏长者的位置传给了弟弟——伦子的二子教通，后再传给赖通之子师实。^⑤从儿子的地位、待遇及他人对伦子的称呼、道长住在伦子父母家的事实（第一章第二节）我们推断伦子是正妻。

1009年，十八岁的赖通与具平亲王之女、十五岁的隆姬结婚（第一章第二节）。赖通与隆姬同住在六条第（第一章第二节）。因隆姬无子女，1015年，具平亲王去世后，三条天皇有意让赖通与自己女儿结婚。这事引起了隆姬及族人的恐慌，因为这意味着隆姬将从正妻沦为妾妻。后由于赖通的拒绝及隆姬之母的反对而作罢。^⑥隆姬被尊称为“北政所”，而其他两位妻子虽然生了好几个子女，都没有得到这种称呼。隆姬还是唯一一位与赖通长期同住的妻子。因此，隆姬的正妻地位不容置疑。

1057年，赖通妾妻祇子所生师实从父亲那儿继承了关白氏长者的位置。1059年，师实与藤原信家养女丽子（生父源师房）结婚。在师实的众多妻子中，丽子的地位最高。因为丽子与师实同住，又是嗣子师通之母。^⑦在1057年，赖通就与源定成之女有了儿子。但是，源定成之女显然没有得到正式的妻子名分。因为：

（1）她生了儿子后，史料上没有再有赖通与之接触的记载，说明与赖通之间维持时间很短；（2）儿子出家做了和尚，意味着没有得到父亲赖通的援助（3）她的身份为皇后宽子的随身女官，^⑧在当时属于容易发生私通的阶层。^⑨像丽子这样，所生儿子并非长子，却坐上了正妻的位置的现象在当时还是比较例外的。

藤原师实之子师通分别与藤原俊家、藤原信长、藤原良纲、平贞经、源赖纲之女结婚，五位妻子都为他生了孩子。1076年，才十三岁的师通与藤原俊家之

^①[日]与谢野宽编，《荣華物語》I，《日本文学大系》，国民図書株式会社1932-1933年版，第185页。

^②[日]黑板胜美编，《尊卑分脈》I，吉川弘文館1957年版，第60-63页。

^③[日]藤原实资：《小右記》，《史料通覽》，[出版社不详]，大正4年版，宽弘九年六月廿九日条。

^④[日]黑板胜美编，《公卿補任》I，吉川弘文館1938年版，第265页。

^⑤[日]黑板胜美编，前引书④，第317、322、333页。

^⑥[日]高群逸枝：《日本婚姻史》，至文堂1990年版，第132页。

^⑦[日]黑板胜美编，前引书④，第333、356页。

^⑧[日]与谢野宽编，《荣華物語》IV，《日本文学大系》，国民図書株式会社1932-1933年版，第165页。

^⑨[日]高群逸枝：《招婿婚の研究》，理論社，1966年版，第524页。

女全子结婚，三年内长子忠实出生了。全子与藤原信长之女在不同的年代都为正妻身份。在 1099 年师通去世后，全子所生儿子忠实世袭了师通的官职，坐上了氏长者的位置。^①从这点我们能看出全子的正妻地位。但是，全子与师通夫妻关系不和，两人与 1082 年左右关系开始疏远，^②最终以离婚结束了两人之间的关系。1094 年，师通与藤原信长之女结婚，^③人称“师通之北方”、“北政所”。^④虽然信长之女并未生育，但她与师通同住，而且至死也没离婚。在师通死后，为师通祈冥福做佛事的也是她，而不是全子。^⑤从这几点我们可以确定 1094 年之后，信长之女是正妻，师通一生中拥有两位正妻。

与父亲一样，藤原忠实也有两位正妻。一位是以离婚告终的源任子，另一位是源师子。上级贵族源俊放之女源任子于 1089 年与忠实结婚。忠实时年才十岁左右，任子年长十岁。婚后数年，忠实都住在任子父母家，任子为忠实之正妻。但是任子所生的孩子都夭折了，也许是因为这点，忠实与任子的堂妹源师子（源显房之女）走到了一起，并最终离开任子与师子生活在了一起。^⑥1095 年，忠实还与任子住在一起，并且在 1097 年，生了二女儿。所以，至少在 1097 年，任子还是正妻。但是，忠实与师子在 1095 年至 1096 年间有了女儿，因此，忠实与师子的接触在任子生二女儿之前就已经开始了。最迟在 1102 年忠实与师子同住，因为这时已经称师子为忠实之妻了。^⑦源师子原是忠实祖母丽子的侍女，忠实祖母处遇见师子后对师子念念不忘，拜托祖母并最终得以与师子成婚。^⑧忠实与师子同住后，忠实称师子为自己的北政所，师子所生的孩子为嗣子，^⑨从这几点可以看出师子也是忠实的正妻。但是，两位正妻是不可能同时存在的，因为一个男子是不可能同时与两位女子在很长的时期内同住的。那么，只能是任子已沦落为了妾妻，原为妾妻的师子取代任子坐上了正妻的位置。数年后，在师子年近五十、忠实已年过四十时，忠实与藤原盛实之女生了个男孩，即藤原赖长。不过，师子还是稳稳地坐在正妻的位置上，《尊卑分脉》上称藤原盛实之女为“忠实

①[日]黑板胜美编，《公卿补任》I，吉川弘文馆 1938 版，第 361 页。

②[日]与谢野宽编，《荣华物语》IV，『日本文学大系』，国民图书株式会社 1932-1933 年版，第 252 页。

③[日]与谢野宽编，前引书，第 252 页。

④[日]藤原宗忠：《中右記》，『史料通覧』，[出版社不详]，1915-1918 年版，宽治八年一月十日条。

⑤[日]藤原宗忠：前引书，长治元年一月廿二日条。

⑥[日]藤原宗忠：前引书，宽治三年一月二十九日条、宽治八年十月六日条。

⑦[日]藤原宗忠：前引书，嘉保二年五月十一日条、康和四年九月廿五日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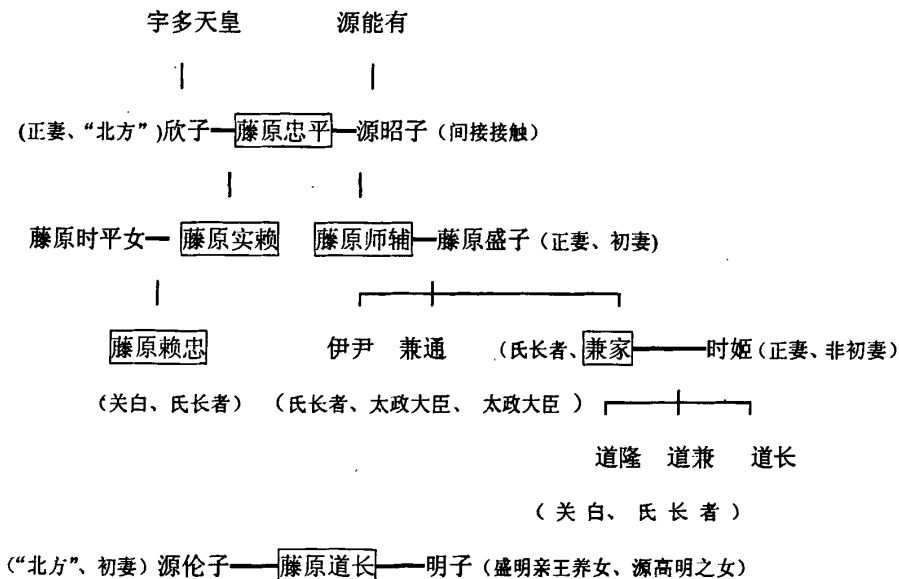
⑧[日]与谢野宽编，前引书，第 228、229 页。

⑨[日]黑板胜美编，《公卿补任》I，吉川弘文馆 1938 版，第 386 页。

妾”。^①

师子儿子忠通十四岁时，本来要与白河院之女结婚。但是，这段姻缘延期了，直到忠通十八岁时，才得以继续。^②在此期间，忠通与藤原基信之女有了儿子惠信。^③不过，这段缘分非正式的，也是短暂的。因为在1118年忠通十八岁时，举行了他第一次正式的婚礼。新娘是忠通祖母全子弟藤原宗通之女宗子。^④这从侧面说明了忠通与藤原基信之女之间没有举行正式的结婚仪式，宗子是初妻。婚后，忠通都与宗子同住。^⑤纵然宗子并未生育一儿半女，也没有改变她正妻的地位。在忠通的众多妻子中，宗子是唯一一位有“北政所”称号的。很显然，忠通的嗣子都由后来的妻子们所生，其中最年长的恐怕是藤原信子。信子在忠通四十岁时，生了长子藤原基实，基实一出生就被定为嗣子。两年后，信子妹妹俊子也为忠通生了个男孩基房。另外，侍女加贺于1149年与忠通生了第一个男孩九条兼实后，又生了三个男孩。虽然三位妻子为忠通生了这么多男孩，也没有撼动宗子稳固的正妻地位。

藤原氏嫡流世系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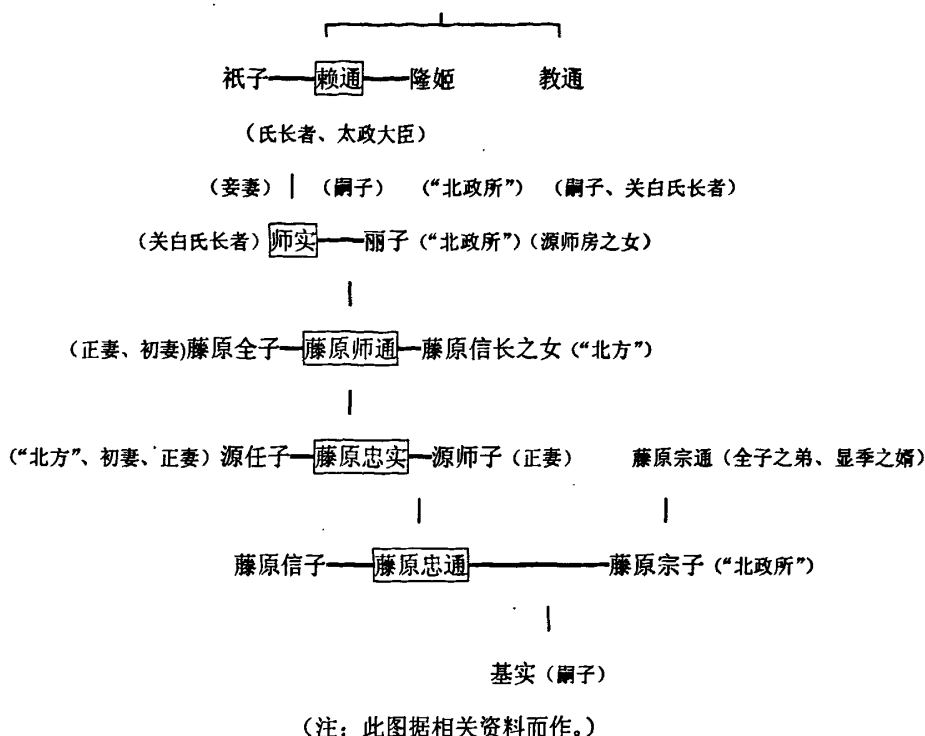
^①[日]黑板胜美编，《尊卑分脉》Ⅱ，吉川弘文馆1959年版，第131页。

^②[日]藤原宗忠：《中右記》，《史料通覽》，[出版社不详]，1915-1918年版，永久二年八月三日条。

^③[日]黑板胜美编，《尊卑分脉》Ⅰ，吉川弘文馆1957年版，第84页。

^④[日]藤原宗忠：前引书，元永元年八月八日、十一月二日各条。

^⑤[日]藤原宗忠：前引书，元永元年十一月廿六日、三月九日、四月三日、十五日、保安元年一月十八日各条。



据藤原氏嫡流，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几点：(1) 妻子有三种类别：正妻、初妻、妾妻；(2) 在同一时段内，正妻只有一位，妾妻可以有多位；(3) 初妻可能是正妻，也可能是妾妻；(4) 正妻并非一成不变，正妻与妾妻的角色可互换，即妾妻可能取代正妻，正妻也可能沦落为妾妻；(5) 判断正妻的方法，可以从称呼、居住情况、儿子的官职官位及结婚时间等着手。当这几个要素之间相互矛盾时，谁与丈夫同住，谁即为正妻。若无离婚、亡故、被妾妻取代的情况，一般初妻即为正妻。反之亦然，正妻即为初妻。

据藤原氏嫡流，我们还可以发现在上层社会中，上自统领一切高高在上的天皇，下至普通贵族阶层，他们在婚配之时，实行的都是一夫多妻制。但在这里应该指出的是，与上层社会男子多娶的现象恰恰相反，同属于上层社会中的女子却只能嫁一夫而不能同时嫁二夫。虽然这种现象与律令法矛盾，但它肯定了男女婚姻地位不平等的合法性，因为正是由于它的普遍性才使这种不合理的现象成为了合法的惯例。当然，在离婚或配偶死亡的情况下，无论男女，都有可能出现再婚

的现象。高群称这一现象为多夫多妻现象，^①但本文并不同意这种说法。多妻是可能的（如上述），多夫是不可能的。在平安时代的很多著作里，并没有出现涉及一妻多夫的内容。律令法规定的一夫一妻制，正如恩格斯所言：“只是对妇女而不是对男子的一夫一妻制。”^②

平安贵族同时拥有数个妻子毕竟是比较少的。虽然在访妻婚条件下，一个男子同时与数个女子保持夫妻关系是比较容易的，但并不都是件轻松快乐的事，就如《落洼物语》里一位母亲对儿子说的那样，“拥有太多女人，是苦恼的根源。”^③在妻方居住婚条件下，一般男子都必须住在正妻家，同时与别的女子结婚是比较困难的，只能与她们进行访妻婚式的交往，即偶尔才去女子的居住处。如藤原道长，只是经常去明子所住的近卫亭造访，而没有同住一房。^④在新处居住婚条件下，若是丈夫提供房子，妻子的经济依靠丈夫的情况下，有时丈夫也会把妾妻带到与正妻同住的房子里。若是妻方提供住房，那么丈夫是不能把妾妻带到与正妻同住的房子里的。

二 一夫多妻的客观原因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男子在生产中的地位日益超过女性，女性地位日渐下降，这是平安时代一夫多妻现象存在的客观原因。贵族男子可以到处寻花问柳、娶妻纳妾，而且对所生子女可以不负养育责任。而结了婚的女子只能住在娘家或丈夫提供的住房里，被动地等待丈夫来相会。她们还随时有可能被抛弃，还要承担养育子女的重担。平安女性其实已经沦为男性的纵欲对象，就连才华横溢如藤原道纲母（《蜻蛉日记》作者）、清少纳言（《枕草子》作者）、紫式部（《源氏物语》作者）等都没有逃脱男性纵欲对象及男性附属品的命运。这些“平安才女”的辉煌成就虽然得以千古流传，但她们的名字却无人知晓。人们只知道她们是某某人的母亲（如藤原道纲母，即藤原道纲之母亲），或担任某官职（如清少纳言因担任少纳言而得名，紫式部的“式部”也是官职）。才女、女官尚且如此，普通贵族女子的命运可想而知。能坐上贵族男子“正妻”之位的毕竟是少数。对于这种不合理的婚姻地位，恩格斯曾作了精辟的论断：“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

^①〔日〕高群逸枝：《日本婚姻史》，至文堂，1990年，第134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4，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8页。

^③〔日〕三谷荣一等编，《落窪物語》，《日本古典文学全集》，小学馆1972年版，第128页。

^④〔日〕与谢野宽编，《荣華物語》I，《日本文学大系》，国民図書株式会社1932-1933年版，第245页。

立，是同个体婚制下的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同时发生的。”^①

第二节 近亲结婚·门当户对

平安时代的贵族婚姻还有一个比较显著的特点，就是近亲结婚。据我们现代中国人的观念来看，甚至达到了乱伦的地步。父母与子女之间、亲兄弟姐妹之间的结婚现象有否不得而知，但是除此之外的近亲甚或不同辈之间的结婚现象却并不少见。如《源氏物语》中，源氏爱慕养女玉蔓，使玉蔓很痛苦：要是自己的亲生父亲，就不会有这种事发生了。^②父母与子女间的婚姻规定的束缚，并没有扩大到养父母与养子养女间。虽然这种结合并没有被“盼望着”。藤壶觉得自己与养子源氏之间的关系是“可耻的”，但并没有断绝这种乱伦关系，终致怀孕。^③父母与子女之间、亲兄弟姐妹之间除外，主要有以下几种婚姻类型（如表）：

男方	女方	女方对于男方关系	参考资料
藤原忠通	藤原宗子	父亲之姐妹	第二章第一节
源经赖	亲姨娘	母亲之姐妹	引注④
藤原实能	通季之女	兄弟之女	引注④
源高明	雅子之女	姐妹之女	引注④
藤原敦忠	仲平之女	叔伯之女	引注④
藤原实赖	藤原时平之女	叔叔之女	第二章第一节
藤原师辅	稳子之女康子	姑姑之女	引注④
源俊贤	藤原忠君之女	舅舅之女	引注④ ^⑤

在上述近亲婚姻类型中，唯独没有男子与姨娘之女。勉强能举例的只有藤原经实的婚姻。藤原经实与姨父藤原公实之女结婚。^⑥但是，此女是不是他姨娘之女不得而知，因为并没说她母亲就是经实姨娘。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4，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3页。

^②〔日〕紫式部：《源氏物语》Ⅱ，〔日本古典文学全集〕，小学馆1970年版，第412页。

^③〔日〕紫式部：《源氏物语》Ⅰ，〔日本古典文学全集〕，小学馆1970年版，第205、206页。

^④〔日〕黑板胜美编，〔尊卑分派〕Ⅰ，吉川弘文馆1957年版，第207、250页。

中国古代有“同姓不婚”之说，而日本平安时代有很多婚姻不仅仅是同姓婚，还是近亲婚。这可能与日本的血缘观有关。在日本，氏是父系的，所以姓是父系的，但家是母系的，亲戚感情也是母系的。日本的血缘观是以母亲而不是父亲为中心的。同父异母的兄妹、姐弟因被看作是别人，不是同一个家族的人，因此互相之间允许结婚。同母异父的兄妹、姐弟之间是被严禁结婚的。

律令制规定了严格的、详细的等级内婚姻制度。到了十世纪虽然法定效力已式渐形微，但同一等级内缔结婚姻的观念还很强烈。对于平安贵族来说，不仅是超出相近官位、官职的婚姻不允许，即使在圈内，也倾向于选择家庭地位、背景与自己相当的女子作为正妻。破了等级内婚的惯例，虽不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但不会是身份地位高的一方所在阶级所希望的。男方一般都会希望自己的婚姻能够有利于仕途发展（第二章第二节），而女方则希望婚后自己和孩子能获得更好的保护。若一方出身名门，另一方出身低微，这种婚姻的缔结对小孩的社会地位不利，这反过来促进了等级内婚惯例的延续。

虽然这种门当户对的婚姻限制确实存在着，但已经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了，仅仅是贵族阶层内部的一种不成文的惯例。在现实中，朝廷内部各等级之间就存在着很多例外。我们再来研究一下藤原氏嫡流。藤原氏嫡流中的婚姻，大部分遵从门当户对的原则，如仲平之妻欣子为天皇之女；道长之妻为左大臣之女、亲王之孙女；赖通之妻为亲王之女；师实则是右大臣之女、亲王之孙女；师通初妻为右大臣之女，后妻为大纳言之女、太政大臣之养女；忠实的两位妻子都是亲王的孙女，分别是左大臣、右大臣之女；忠通之妻为大纳言之女。当然难免有例外。师辅之妻盛子出身低微。盛子父亲经邦最高官职为国守，最高官位为从五位上。祖父有贞身份为从四位下近卫少将。^①兼家之妻时姬的家世也没有丈夫家显赫。不过他们夫妻间身份地位的差距没有像师辅与盛子之间那么显著。时姬之父中正官至从四位上左京大夫，^②官职高于盛子之父，但是也不在三位以上的上级贵族之列。时姬祖父山阴为从三位中纳言，^③属上级贵族。像上述两对夫妻的婚姻虽然没有严格遵守门当户对的婚姻惯例，但也并没有妨碍妻子成为正妻。又如源高明与藤原师辅第三个女儿结婚。源高明身为皇子（醍醐天皇之子），而妻子之母盛

^①〔日〕黑板胜美编，【公卿补任】I，吉川弘文馆1938版，第199、205页。

^②〔日〕黑板胜美编，前引书，第222页。

^③〔日〕黑板胜美编，【尊卑分脉】I，吉川弘文馆1957年版，第58页

子只是国司之女，父亲虽为高官（右大臣，正二位），却与亲王不能相提并论。与源高明相比出身低微的妻子（盛子之女）却稳稳地坐着正妻的位置，三个儿子也位及人臣。^①在十世纪那个一夫多妻盛行的时代，这是每个女人都梦寐以求的。虽然有门当户对的习俗，男子也都希望自己的婚姻能够有利于仕途发展，但对于像藤原师辅、藤原兼家及源高明等权贵来说，妻子的家世已无足轻重。妻子出身低微，也不会影响他们自己及孩子的仕途；出身高贵，他们已权高位重，也不用依仗妻子来提升官职、官位。

平安贵族的这种门当户对的婚姻习俗，有着明显的政治目的。婚姻家庭关系是一种以人类两性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因此，婚姻家庭的本质，是它的社会属性，而不是自然属性。正如恩格斯所言：“婚姻都是由双方的阶级地位来决定的，因此总是权衡利害的婚姻”。^②在阶级社会中，婚姻往往是集团与集团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用以亲善感情、建立联盟的手段和工具。平安时代的贵族阶层都希望多生女孩，以女儿作为缔结政略婚姻的工具，希图以婚姻关系与皇室或有财有势的贵族发生联系，以换取荣华富贵或巩固和扩大自身的政治势力。平安时代皇室与贵族间、贵族与贵族间的婚姻就蒙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因政治因素而联姻，因联姻而获得政治利益，使婚姻成为各集团、各阶级政治关系的桥梁和纽带。由此可见，“结婚是一种政治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③这种婚姻圈，实际上是个相互勾结、相互依赖的政治集团。尽管这种婚姻的直接目的很大程度上具有很大的功利性，但由于集团、各阶级之间的互相通婚，客观上也促进了不同集团、阶级走上融合的道路。

第三节 婚姻程序及仪式

一 访妻婚下的婚姻程序及仪式

婚主——女方族长

在访妻婚阶段，男女的交往非常自由，人们的婚姻意识还处于原始阶段。10世纪初访妻婚的婚主表面上是男女双方当事人。一般先由男子以吟诗或唱歌的方式直接向意中人求婚，女子也以诗或歌作答。女方同意后，就完成了访妻婚的第

^① [日] 黑板胜美编，【尊卑分脉】I，吉川弘文馆1957年版，第462、47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4，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4，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4页。

一个程序——“目合”（相亲）。^①但是在贵族阶级，仅有两个当事人的“目合”，这桩婚事还不能成立，还要得到女方族长的认可。因为男方向女方求婚，不仅要得到女方当事人的同意，还要得到女方背后整个家族共同体的许可，这意味着真正的婚主其实是女方的家族共同体。而族长作为家族代表，她的意见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这种婚姻形态下的真正婚主应该是女方族长。当然，由于访妻婚究其本质是自由婚，所以只要双方当事人互相中意，族长的否认也只是停留在表面的。

《中日家族制度比较研究》一书中认为访妻婚的婚主是女方的家长，^②而本文认为是女方族长。因为当时是母系家长制，母亲为一家之长，父亲作为婚主的可能性不大。如果女方母亲恰巧是族长的话，那婚主就是女方母亲。

礼物

确定婚姻关系后，女家要给男方礼物。男子去造访妻子时，也要带礼物。^③但这礼物并非我们中国所说的“聘礼”。中国的“聘礼”是以结婚为目的的男家送给女家的礼物，而这儿说的礼物是婚后男子造访妻子时直接给妻子的礼物。

二 由访妻婚向妻方居住婚过渡的阶段下的婚姻程序及仪式

婚主——女方母亲

在由访妻婚向妻方居住婚过渡的阶段，婚姻程序也相应地处于由简单转化为复杂的过程中。求婚方式也由直接向女子求婚，过渡到通过女方侍女传达，最后到向女方父亲求婚的方式。不管通过怎样的求婚方式，婚姻最终都要通过婚主——女方母亲的同意。男女双方交往到了谈婚论嫁阶段，对他们交往的监视、默认，对女婿的承认，以及允许女婿住到家里来等等都是母亲的权力与责任。男子们为了得到女方母亲的许可，往往先到女方父亲那儿寻求帮助。父亲在其中扮演着“帮助者”的角色。

仪式——露显、三日饼

此阶段的婚礼仪式，也是日本有记载的最早的婚礼仪式。据汉语记载，叫“露显”。“露显”即女方家人把男女双方当事人幽会的地点公诸于世，并承认男方为女方家庭的一员。“露显”仪式后三天，新郎与新娘家人见面，吃一种由女家做

^①李卓：《中日家族制度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2 页。

^②李卓：前引书，第 22 页。

^③[日]高群逸枝：《日本婚姻史》，至文堂 1990 年版，第 47 页。

的糯米糕，称“三日饼”。^①“三日饼”仪式结束后，男方正式成为女婿，就可与女方公开交往。

954年，藤原兼家与道纲之母的婚姻，正好处于由访妻婚向妻方居住婚过渡的阶段。兼家先向女方父亲求婚，在最终征得女方母亲的同意后，举行了简单的仪式。兼家与道纲之母的婚姻，首次有求婚、文使、后朝、三日饼仪式的记录。

(1) 求婚。男方向女方父亲求婚。(2) 文使。听到女方求婚的消息，男方便遣文使到女家表达求婚之意。女方将表示同意的文书交与文使。(3) 后朝。“后朝”，即衣服。男女双方脱衣共寝，第二天早晨，穿上各自的衣服分别。^②(4) 三日饼。三日饼的仪式结束后，曾经是客人、外人的女婿，就被当作是妻子家族的一员了。这与纯粹的访妻婚形态下，女婿不属于妻方家族一员已有所不同。虽然仪式很简单，但是毫无疑问在兼家与妻子家族之间成立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契约。在十五、六年后，兼家与道纲之母之间即使处于离婚状态，兼家给对方的礼物——盘子，还是不能少的。^③在这阶段，夫妇也由分居向同居过渡。当然，这种同居是基于夫妇氏族分属、财产分离的情况，不同于后来的嫁娶婚形态下女方无权无财的情形。

三 妻方居住婚形态下的婚姻程序及仪式

婚主——女方父亲

在访妻婚向妻方居住婚过渡阶段，真正的婚主是女方母亲。而到了妻方居住婚阶段，女方父亲代替母亲担当了婚主这个角色。向女婿求婚、允许女婿与女儿同居等整个婚姻都由女方父亲掌管。而男方父亲并不出面，对儿子的婚姻、儿子夫妇的居住、孙辈的出生等一切事情都只是在背后注视着。

《中右记》宽治三年一月廿九条记载，左大臣源俊房之女娶右中将藤原忠实时，婚主由源俊房担当。虽然忠实的父亲师通（内大臣）、祖父师实（关白）为达官显贵，但他们都没有担当婚主一角。

程序及仪式

新枕

到了妻方居住婚阶段，平安贵族的婚礼就复杂多了。婚礼由“新枕”和“露

^①〔日〕高群逸枝：《日本婚姻史》，至文堂1990年版，第74、76页。

^②〔日〕高群逸枝：前引书，第78页。

^③〔日〕高群逸枝：前引书，第78页。

显”两项组成。其中，“新枕”主要有以下内容：

(1) 求婚。由女方父亲向男方求婚。求婚方式并不直接，多是通过熟人或下人等暗示。当然，求婚还是基于男女双方的自由恋爱，只是求婚者由当事人转换成了女方父亲而已。

(2) 文使。又称“书使”、“消息使”。收到女方求婚的消息，男方便遣人到女家表达求婚之意。女方将表示同意的文书交与来者。

(3) 婿行列。文书往返结束后，入夜，男方一行人出发去女家。此前，先建立一处“出立所”，在“出立所”完成祈祷健康的仪式后，以松明之火把为先导，男方众人一起出发。

随着时代的发展，婿行列之礼有愈演愈烈之势。1012年，藤原道长次子藤原教通去女方父亲藤原公任家时，婿行列就有五、六位随从。1152年，新宰相中将师长，上藤原显赖的近卫高仓亨做女婿，把“出立所”设在东三条第，着华服、执笏、坐槟榔车，带二十多个随从，戌时从“出立所”出发，沿着二条大路往东，再由洞院往北，由春日往东，由高仓往北，一路松明火照明，浩浩荡荡。

(4) 火合。女婿到女家后，女家近亲中的年轻人手持脂烛（又称“纸烛”或“指烛”）迎接，并用男家所持松明之火点燃脂烛，将女婿引入居室。然后再用脂烛之火点燃室内灯笼，灯笼之火三日不灭，至第三天与女家炉灶之火混合。此仪式意同三日饼仪式，象征女婿从此成为妻家一员。

(5) 沓取。日语中，“沓”为“鞋”之意，“沓取”意即取鞋。女婿到女家后，由持脂烛之人走中门引入居室。女婿把鞋脱在中门门口，由女家亲戚中的年少者拿进屋内。由此夜始三夜内，新娘父母（多为母亲）与此鞋同寝，翌日清晨还与女婿。若女方父母均已过世，则由女方监护人担当。“沓取”目的为祈念女婿从此之后每夜都来与女儿同居。三日后“露显”之日，女婿被视为女方家族的永久成员，此鞋或还与女婿，或被收于新娘的柜子中。

宽治五年，内亲王堀河上门时，岳母丽子抱着他的鞋同寝三日后，收于自家衣柜里。永久五年，鸟羽上门，三日后鞋子得以归还。

(6) 衾覆。“衾”为“被子”之意，“衾覆”意即盖被子。在新郎上床脱衣后，新娘母亲（有的为父亲或监护人）在烛光下给新郎盖上被子。新娘母亲还要与新娘新郎同宿三日，象征女儿女婿得到母亲庇护，与父母永久同居。

(7) 后朝使。翌日清晨,新郎与新娘分别后,为了与新娘约定当夜再会,再次派使者到女家表达余情。

露显——仪式的多样化

自“新枕”开始男方到女方家同居三日后,举行“露显”仪式。露显仪式,最初只有三日饼仪式,所以一提到露显,就马上想到三日饼。后来渐渐发展成露显当日的仪式,而且必须以新枕仪式作为前提。在三日饼仪式后,又加了亲戚见面(女婿与女方亲戚的见面)、招待随从两个仪式。露显仪式当日不仅是妻家公开承认女婿的日子,也是新郎与新娘公开在女家同居的日子。之后,再举行“政所始”仪式——新郎以妻家一员的身份,利用妻家提供的车马等交通工具,带着妻家的随从沿街游行,目的地是新郎的父母家及工作地点,即在妻家设立的家政所(办公或处理家政的房间)。这样,露显仪式一共包括了三日饼、亲戚见面、招待随从、政所始四个仪式。露显仪式的结束,标志着整个婚礼的结束。^①新郎便结束了与新娘偷偷来往的日子,公开居住在妻子家。

妻方居住婚的整个婚礼简洁朴素,目的只是为了承认和公开女婿的身份。婚礼过程完全是女娶男嫁的方式,以女方为主,男方父母自始至终不露面。

四 新处居住婚形态下的婚姻程序及仪式

婚主——女方父亲

与妻方居住婚一样,新处居住婚的正式婚主也是女方父亲。唯一不同的是,在这一阶段,新郎父亲不再只是躲在背后默默注视了,而是作为婚姻中男方的婚主或关系人抛头露面了。男方父亲的登场,可以说在日本婚姻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为后来的父权制婚姻作了历史铺垫。

程序及仪式

与妻方居住婚相比,新处居住婚的婚礼主要有两处不同。其一是举行婚礼的场所有所不同。妻方居住婚是在女方家里,而新处居住婚除了在女方家里外,也有在小两口自己的房子里的。其二就是程序有所不同。新处居住婚在妻方居住婚的婚礼程序外,又加了两个仪式,分别是“父入”和“嫁行使”。“父入”的仪式其实是在结婚后举行的。婚后新郎父亲初次拜见女方家人,在女方家里受到接待。1102年,藤原宗忠长子兵卫佐宗能(藤原宗能)上前甲斐守行实家做女婿。四

^①[日]高群逸枝:《日本婚姻史》,至文堂1990年版,第111-120页。

天后的一个良辰吉日，宗能岳父行实就尽地主之谊接待了宗忠。^①这是“父入”仪式的最早记载。^②1108年，宗能与藤原为隆之女结婚。六天后举行“父入”仪式，为隆接待了宗忠。^③“嫁行使”又称“嫁入”、“新妻出行”，是指新娘父母跟随新娘初次拜访新郎父亲家。另外仪式的时间也有所变化。或把新枕日与露显日放在一起，新枕仪式后紧接着举行露显仪式，称“即日露显”、“即夜露显”或“露显一夜”等；或在新枕仪式后数天、甚至数月、一年再举行露显仪式。右少辨为隆与守有之女在结婚后保持了长时间的访妻婚，在生了两个孩子后才举行露显仪式。夫妇才同居一室。^④

在现实中，人们时常会根据财产的多寡、地位的高低，以及现实生活中种种实际情况，因时因地有所变通，所以婚礼程序繁简不一的现象于平安时代，也大量地存在着。

第四节 婚姻关系的解除

一 婚姻关系的解除

毋庸置疑，平安时代婚姻的解除与婚姻形态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最模糊的离婚就是访妻婚。访妻婚形态下夫妻间的爱是最简单的爱。有了爱，就互相往来；没有爱，就断绝来往，婚姻也就随之结束。丈夫的造访频率越来越低，直至长时间毫无踪影，就表明婚姻已结束。高群逸枝称之为“无宣告离婚”^⑤。在婚姻关系解除之前的一段时期，男方到底还会不会来，婚姻到底有没有结束，是很难判断的。只有当一方出家或亡故，才能明确断定婚姻的结束。不过，只要得到女方的许可，两人间又可以恢复婚姻关系。当然，女方也可以拒绝男方或结束婚姻。藤原兼家与道纲之母的婚姻关系就显示了访妻婚离婚的模糊。在954年婚姻初期，兼家很有规律地频频造访道纲之母。当年入秋后，道纲之母对兼家的不见踪影流露出了不满。956年，两人的关系快到了不可收拾的局面。957年后，兼家的造访次数又多了起来，两人之间恢复了几分亲密的关系。958年，有人以兼家

^①〔日〕藤原宗忠：『中右記』，史料通覽，〔出版社不详〕，1915-1918年版，康和四年十月廿日条。

^②〔日〕高群逸枝：『日本婚姻史』，至文堂1990年版，第156页。

^③〔日〕藤原宗忠：前引书，天仁元年四月八日条。

^④〔日〕高群逸枝：前引书，第155、120页。

^⑤〔日〕高群逸枝：前引书，第56页。

的花心为由劝说道纲之母应断然与其离婚，与别的男子成婚。但道纲之母并没听从旁人的劝说。此后数年，与兼家一直保持着不稳定的婚姻状态。直到 973 年夏天，兼家在造访了一次后就再也没有出现。^①在《蜻蛉日记》中，关于两人的关系恢复方面不再有记载，说明两人的婚姻关系已解除。

相比访妻婚，妻方居住婚与新处居住婚的离婚识别比较容易。因为，这两种婚姻形态男女双方实行同住一房的居住方式。离婚后，有一方肯定得从同住的房子中搬出。只要有一方搬出，就说明婚姻的不复存在。当然，并不是不存在模糊的场合。在妻方居住婚已盛行但访妻婚仍同时存在的情况下，有可能出现模糊的离婚状态。如藤原朝光在离开年轻美貌的妻子与丑陋富有的寡妇再婚后，还时不时回到前妻身边。也就是说，藤原朝光在与后妻经营妻方居住婚的同时，还与前妻继续着访妻婚的生活。实行妻方居住婚的夫妻，男方搬离女方家基本就能断定婚姻的终结。这与时代发展到后来，离了婚的女子被赶回娘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实行新处居住婚的夫妻，若住房为女方所有，离婚后男方搬离，情况同妻方居住婚；若住房为男方所有，则女方搬离。敦道亲王把和泉式部带回家时，妻子离开了家。^②髭黑与玉蔓结婚时，初妻也离开了丈夫的房子。^③住房为男方所有的新处居住婚，离婚的现象比较少见。可能是因为妻子对丈夫的经济依赖造成的。离婚后，妻子只能从家里搬出去，有可能会陷入经济困境，甚至无处安身。

婚姻的承认与否认，缔结与解除，都由女方家长（族长）出面，男方家长都不出面，所以访妻婚和妻方居住婚的婚姻生活，只是女婿与妻家之间的关系。女婿，尤其是访妻婚形态下的女婿，更多的是作为传子者而不是受保障者贯穿于婚姻生活中。有的女婿虽然被妻家当作客人，但还是把妻家称作“我家”、“家乡”。^④而到了新处居住婚阶段，男方的地位大大提高，男方家长也登场了。女方地位则走下坡路，经济上也逐渐依赖丈夫。

二 现实与律令法相悖及其原因分析

在平安时代，离婚不像结婚那样时间及事实清楚明朗，而且手续也不复杂。

^①〔日〕藤原道纲母：『蜻蛉日記』，『日本古典文学大系』，朝日新聞社 1949 年版，第 109-114、124、128 页。

^②〔日〕与谢野宽编，『栄華物語』Ⅰ，『日本文学大系』，国民図書株式会社 1932-1933 年版，第 252 页。

^③〔日〕紫式部：『源氏物語』Ⅱ，『日本古典文学全集』，小学館 1970 年版，第 123-126 页。

^④〔日〕高群逸枝：『日本婚姻史』，至文堂 1990 年版，第 47 页。

虽然律令法有关于离婚的条件及手续的详细规定,^①制定了“七出三不去”的“弃妻”条文。“七不出”分别是:(1)无子;(2)淫;(3)不顺父母;(4)口多言;(5)盗窃;(6)妒忌;(7)恶疾。有所取无所归、与更三年丧、前贫贱后富贵则是“三不去”。“七出”是解除婚姻的条件,“三不去”则是对“七出”的限制。丈夫提出离婚时,要写离婚书,亦可用手指画押。妻子只要符合“七出”中的任何一条,丈夫就可以休弃她。但现实中休妻的情况却并不多见。日本仿效中国制定的男尊女卑的法律,为何却成了一纸空文,这是笔者想探讨的问题。

中国唐律中有关婚姻的条文是以维护父权、夫权、家长制家庭的完整为前提的,主要是站在丈夫及其家族的角度并考量其利益的。从“七出”中我们可以看出,夫家可以决定婚姻的延续与否并可单方提出,而女方处于弱势,一直处于被休弃的风险中。日本制定相关法律意在确立一种新制度,即通过法律的制定与实施达到破旧立新的目的,并利用法律背后的“礼”来建立社会秩序与教化。但是,在平安时代,男女在地位上差别甚微,男尊女卑的观念还没有深入到人们的脑海中。婚姻的居住形式及双方经济上的相对独立性,是妻子地位得到保障的主要原因。访妻婚形态下,男方与女方幕合朝离,妻子的财产为妻子自己所有、自我管理。妻方居住婚形态下,丈夫居住在妻子家,妻子及孩子的抚养基本上依靠妻子家里。这样在离婚时,就不会出现财产分割的难题。而且,离了婚的女方,不一定因为经济能力失去孩子的抚养权,也不一定因为离婚而陷入经济困境或引起家族成员的巨大变动。女方不会因为结婚或离婚而失去自己氏族的成员权,也不会改变自己的氏族名,在氏族内的地位也不会有丝毫变化,一切跟氏族有关的关系都一如既往。因为不是嫁娶婚,所以也不会出现“不顺父母”(此处的父母,是指公婆)的现象。所以居住方式及房屋与财产的继承方式,使女方在地位上与男方相比毫不逊色。在妻方居住婚形态下,离开家的反而以丈夫居多。

在中国古代婚姻的缔结与解除与夫妻双方的感情没有任何关系,“七出三不去”中没有一条是关于感情的。因为在中国古代,婚姻是两个家庭之间的关系,婚姻的缔结、解除的决定权在父母。双方当事人的感受、感情是不被考虑的。但在日本,男女双方婚姻的缔结是以感情为基础的,婚姻的缔结与解除是双方当事

^①池边义象:《日本法制史》,博文馆明治45年版,第398-413页。

人的自由。既有夫休妻，也有妻休夫，婚姻关系中奴役与被奴役的现象不是很明显。再婚也是非常正常的事。

在中国古代，“三不去”是对“七出”的限制，最低限度地保障了妻子免于被夫家任意抛弃的命运。而在日本平安时代，夫妇离婚多因个人感情而起。当时的贵族阶层盛行一夫多妻，妻子被男子抛弃并没有法律的保障。

有鉴于此，可以说律令中以男性为主导的、提倡男尊女卑的有关婚姻解除的条文不可避免地当时的社会现实产生了距离，律令也就成了一纸空文。

第三章 亲子关系

第一节 子女的养育

一 子女的养育

在平安时代,“氏”与“家”有着不同的含义。“氏”是父系的,所有成员都拥有相同的姓,祭拜相同的神,共同拥有一定的财产,有着相同的出身,埋葬在同一块墓地,有时可世袭官职、官位。它是利用共同的血缘关系,通过官职、祭祀、居住地及奴役关系结合而成的社会集团。血缘关系与新形成的政治关系相比,已居于次要地位。^①氏的本质是礼节上的、权力上的、政治性的,对个人家庭生活的干预不是很大。而“家”则是母系的,是依靠血缘关系成立的最为亲密的关系,是以家业为中心的、包含家庭成员、家产、家名及其运营的家族共同体。除非所有权归族长所有,一般全家寄身的处所就沿着母系纵向传承下去。家族内的男子,通常在年轻的时候就离开家,过妻方居住或新处居住的婚姻生活了。姐妹们则在家里或家族为她们准备的房子里迎接她们的丈夫入住。姐妹中的某一个担负着延续家的重任,一般就住在父母的、也就是传承下来的房子里。

在这种情况下,孩子养育的责任由母亲及其家族承担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了。这在访妻婚的婚姻形态下表现得最为显著。由于父母分居两处,父亲只是偶尔造访,因此,孩子从小与母亲生活在一起,由母亲及其家人照顾、抚养,极少去父亲家里。到了妻方居住婚及新处居住婚的时代,在孩子的养育方面,虽然父亲的影响比访妻婚时代有了明显的扩大,但一般情况下还是以母亲及其家人为主。父母离婚后孩子一般跟随母亲,养育责任也就完全落到了母亲及外祖父母肩上。

夫妻离婚后的孩子依然保持着父亲的姓,男孩子也会成为父亲的嗣子。但是孩子们依旧与母亲共住,依靠母亲及其家族抚养。小一条院离开初妻藤原延子,上藤原道长家与其女儿过妻方居住婚的生活后,他与延子所生的孩子们留在延子身边,与延子一起住在外祖父的房子——堀河第里,绝对不会跟随小一条院去新

^①李卓:《中日家族制度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5页。

的住处。^①若夫妻离婚并不是因为两人之间的原因，而是由于丈夫与岳父不和，那么丈夫在离家时也不会把妻儿带走。父母离婚后，承担起孩子的养育责任的，往往不是母亲，而是外祖父母。若因为母亲亡故使得婚姻消亡，那么孩子的监护人也通常由父母变更为外祖父母。藤原教通的初妻藤原公任之女亡故后，孩子即由外祖父母照顾。^②

一般的外祖父母，在孩子的养育上都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以至于把父母的责任都挤到了次要的位置。孩子们出生在外祖父母家，与外祖父母一起度过童年时代或一段童年时光，外祖父母在孩子们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为了女儿的生产，去寺庙祈祷、设置产房等产前的各种各样的必要准备工作基本上都由外祖父母操持。藤原实资的妻子生产的时候，实资岳父母借了房子给女儿作产房。^③这不仅说明了产前准备工作的繁多，也说明了外祖父母是担当这一重任的责任人。产后第一次祝贺诞生的准备工作照例也由外祖父母负责。此后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几乎所有重要的事件、仪式等外祖父母都亲力亲为。这与除了非常重要的仪式外，对亲孙子的事情经常采取回避态度的祖父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外祖父母对孩子的照顾，就连孩子的父母亲都自愧弗如。究其原因，应该是由于当时流行幼儿婚，父母自己年龄也还小，与第一个孩子间的年龄差距也不大，没有能力、没有经验养育自己的孩子之故。

对孩子的出生及死亡，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分别承担什么样的任务呢？我们各举一例来考察。

藤原忠通于 1118 年与宗子结婚（第二章第一节），在宗子父亲宗通的五条亭过着妻方居住婚的生活。宗通在五条亭与女儿女婿同住两年后，于 1120 年年初搬到了九条亭，同年七月离世。^④宗通患病期间，正值宗子第一胎怀孕。宗通在病重前就已经开始准备产前工作，病重后无法行动，就面临由谁继续作这项工作的问了。宗通岳父即宗子外祖父、孩子的曾外祖父藤原显季就此事询问孩子祖父忠实，但忠实也拿不定主意。显季又询问宗通外甥——《中右记》作者宗忠。宗忠认为应该由孩子祖父忠实担当此任，但忠实没有答应。结果孩子父亲忠通自

^①[日]与谢野宽编，《荣華物語》Ⅱ，《日本文学大系》，国民図書株式会社 1932-1933 年版，第 105、188、232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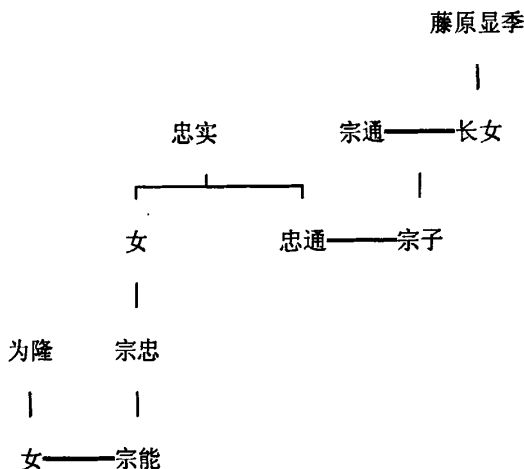
^②[日]与谢野宽编，前引书，第 151、152 页。

^③[日]与谢野宽编，前引书，第 172 页。

^④[日]与谢野宽编，前引书，第 167 页。

已承担了这项任务。^①从此例我们可以看出，生产前的准备工作（生产必需的衣服、物品、产房、礼物的置办等）通常由外祖父承担，若外祖父已故，则由祖父或父亲承担。

1108 年，藤原宗能与藤原为隆之女结婚，住在为隆的七条亭。数年后，为隆为宗能一家在宗能父亲宗忠的中御门亭附近准备了一处住房，宗能一家移居此房。1114 年，宗能全家在此居住期间，五岁的女儿夭折。^②次日，祖父宗忠在《中右记》中写道：“父亲宗能因温泉疗养未在京城。外祖父为隆因参加朝廷的祭神仪式，必须对死有所避讳。所以，葬礼只能由我自己操持。”^③宗忠就住在儿子宗能家附近，但是从宗忠的自述来看，操持孙女的葬礼是不得已。若外祖父能操持，他就不必操持了。



由于养育及共住关系，通常孩子与外祖父母之间关系非常亲密，而与祖父母之间十分疏远。有的祖父母直到孩子五、六岁才初次见面。在《蜻蛉日记》中，没有出现关于藤原道纲与祖父师辅见面的记载，也就意味着两人素未谋面。即使事实上见面了，只是因为《蜻蛉日记》没有记载，也从侧面说明了祖孙俩关系并不亲密。960 年，在道纲出生五年后，师辅离世，两人连见面的机会都失去了。如同此例，源氏与儿子夕雾的孩子们未见面的情况也持续了数年。在源氏临死前，

^①〔日〕藤原宗忠：『中右記』，『史料通覽』，〔出版社不详〕，1915-1918 年版，保安元年七月廿二日、十三日、廿五日各条。

^②〔日〕藤原宗忠：前引书，天仁元年八月八日、十四日、永久二年八月廿二、九月十一各条。

^③〔日〕藤原宗忠：前引书，永久二年九月十二条。

终于见到面了。“还一次都没见过夕雾的孩子们呢”，一句话深刻地描绘了孩子与祖父母间疏远的关系，也从侧面反映了孩子与外祖父母间的亲密关系。因为源氏正是在哄逗自己外孙的情景下发出如此感叹的。^①孩子与祖父母间寥寥几次见面，在平安时代的日记中经常有所反映。据日记记载，孩子与祖父母一起出现的现象几乎没有。即使偶尔有，也是在有重大事情发生的情况下。比如据藤原道长的日记记载，道长与儿子藤原教通的孩子初次见面时，长孙女已经两岁了。第二次见面，是在道长府第举行戴冠仪式时，距第一次见面又过去了两年。^②当然，并不是说祖父母与孙子孙女见面必须相隔那么久。例如藤原忠实女儿出生两周后，曾祖父与祖父母就一起去亲家看小孩了。^③小孩与外祖父母同住，至少到 1015 年房子失火。^④此例不仅反映了孩子与外祖父母同住，还反映了孩子从出生开始的生活都由外祖父母照顾的现象。

孩子与祖父母间的关系很亲密的例子虽然极少，但也能从文学、史料上见到一二。比如《落窪物語》中，年轻的丈夫因与岳父母不合，偷偷地把妻子带出住到了另外的房子里。在新居出生的次子，由男方母亲即祖母照顾。所以，在夫妻很年轻、不能独立养育孩子，或孩子未能得到外祖父母的照顾，或夫妻所住的房子由男方父母提供等场合，孩子的养育责任就由祖父母承担了。再如《源氏物语》中，云井为了避开与继父及继父众多的孩子们的争吵，搬到了祖父母家，由祖父母养大。还有一种特殊的情况，把孙子收为养子的场合，孙子由祖父母养育。藤原忠实作为祖父藤原师实的养子一事众所周知，那是因为忠实父亲师通早逝之故。^⑤藤原实赖也把数个孙子收为了养子，具体原因不详。^⑥

二 原因分析

孩子由外祖父母养育，与外祖父母亲密，与祖父母疏远的现象，究其原因，可能与当时“家”的本质有关。平安时代 10 到 12 世纪，“家”的核心就是母亲及孩子。

^①[日]紫式部：『源氏物語』Ⅲ，『日本古典文学全集』，小学館 1970 年版，第 283 页。

^②[日]藤原道长：『御堂関白記』，日本古典全集刊行会昭和 4 年版，长和五年六月廿七日、宽仁二年十一月九日条。

^③[日]藤原宗忠：『中右記』，『史料通覧』，[出版社不详]，1915-1918 年版，永长元年十二月廿四日条。

^④[日]与谢野宽编，『荣華物語』Ⅲ，『日本文学大計系』，国民图书株式会社 1932-1933 年版，第 103-133 页。

^⑤[日]黑板胜美编，『尊卑分脈』Ⅰ，吉川弘文館 1957 年版，第 64 页。

^⑥[日]藤原宗忠：前引书，永久二年四月廿二日条。

在访妻婚の場合，女子是婚姻的主体，父亲不属于家的成员，而仅仅作为一个造访者留宿。包括外祖母在内，母亲的兄弟姐妹们，对应于自己的婚姻形态，有可能正好都同住在一起。女子们都住在自己家里接受造访的男子，男子们造访了妻子后也只能回到自己家里，所以一家人，除了父亲，都在同一屋檐下。不仅如此，母亲及孩子们还可能跟更大范围的亲戚同住。比如母亲的舅舅、姨娘们及他们的子女，甚至母亲的更远的亲戚。

在妻方居住婚の場合，“家”，除了父亲也属于家的成员外，与访妻婚在本质上并无二致。父母实行妻方居住婚，父亲就与妻子、孩子们同住。孩子们若与他们父母一样，也实行妻方居住婚，那么，男孩子们在结婚时就离开父母家住到女方家里去。相反，女孩子们则在家里迎娶丈夫。孩子出生后，毫无疑问跟父母及外祖父母同住。同住的还可能有未婚的姨娘、舅舅们，甚至已婚的姨娘夫妇及他们的孩子们。

新处居住婚の場合，新婚夫妇一结婚就住在新房里，不管是由女家提供的房子，还是由男家提供的房子，都不与上一辈及兄弟姐妹们同住。但是，由于当时幼儿婚相当普遍，在婴儿刚出生时，父母自己还年轻，无法担当起养育孩子的责任，所以在孩子出生后的几年内，为了照顾孩子，应该还是实行妻方居住婚的吧。这样，也可能与女方的家人共同生活。

不管哪种婚姻形态，孩子与母亲、与外祖父母同住居多，所以孩子与外祖父母关系亲密，与祖父母关系疏远。父亲的血缘并不重要，母系的血缘比父系的血缘重视。家是母系的，“家是母亲的家。”^①

第二节 子女的世系

很早以前，在统治阶层便有了父子关系是亲子关系的观念及基于这种观念的父系观。天神对与他有一夜之交的佐久夜批卖怀孕一事颇有疑窦，认为肚子里的孩子不是他的，于是佐久夜批卖发誓：“如果我怀的是国神的孩子，就不能顺利地生下来，如果是天神的孩子，就将顺利无阻地降生。”然后她走进没有门窗的八寻殿，用泥土封闭入口，在分娩时点起火来，火势正旺时平安产下了孩子，证实了是天神的孩子。^②这虽然是个神话，但反映了日本古代统治阶层对父系血缘

^① [日]高群逸枝：『招婿婚の研究』，理論社 1966 年版，第 713 页。

^② 『古事记』，皐有恒等译，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51 页，转引自李卓：《中日家族制度比较研究》，人

的重视。

虽然孩子随母居住，由外祖父母养育，但孩子随父姓，与父亲属同一氏族。孩子长大后结婚也不会影响他们的氏族成员权。平安时代的同一个家族，分别由不同氏族成员构成。在家里，父亲与孩子们属于同一氏族，但母亲与外祖父可能属于另一氏族，而外祖母则可能属于第三氏族。更者，女婿及其孩子们可能属于第四氏族。所以，一家人有可能分属四个氏族甚至更多。结婚不影响夫妻双方的氏族权，这从墓制（安葬制度）上也能反映出来。在夫妇不同姓的情况下，死后分葬在各自氏族的墓地。如源丽子死后葬于源氏的共同墓地北白河，而丈夫藤原师实则葬于藤原氏的共同墓地宇治。^①

藤原道长之女彰子入内（皇后正式入住皇宫）时，举行了亲属叩拜仪式。非同姓亲属，无论关系怎么亲密都没有资格参加。

所以，家族的亲属叩拜、官职官位的世袭、共同墓地制度等按父系计算。

家是母系的，氏族是父系的，这种居住与世系相矛盾的特殊现象，高群逸枝称之为“父系母所”。^②

民出版社，2004年，第344页。

^①〔日〕藤原宗忠：『中右記』，『史料通覽』，〔出版社不详〕，1915-1918年版，永久二年四月廿二日条。

^②〔日〕高群逸枝：『日本婚姻史』，至文堂1990年版，第43页。

第四章 财产

第一节 房屋所有权及继承权

与平安时代贵族的婚姻居住密切相关的是房屋的所有权及继承权问题。

平安时代贵族的住宅已由农民居住模式向贵族居住模式转变。这种由一间主屋带着数间副屋、四周围上围墙的独立式住宅结构，又称“主屋·东屋”（东屋即妻子住的房间，副屋），^①就像一个农村的缩影。到了妻方居住婚阶段，已发展成“宫殿式建筑”^②。中央是主宫（主屋），东西面是三、四间或更多供妻子、子女、下人等居住的副屋。主屋与副屋间由连廊连接。^③女儿们就在自己的副屋里结婚、生子。

访妻婚、妻方居住婚或由女方提供住房的新处居住婚，房屋通常由女方父母传给女儿，房屋所有权归女方所有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

女儿从父母那里得到的房子，原来为母亲及母亲家族所有。当父亲是房子所有人的情况下，女儿也有优先继承权。这时代的房屋沿着母亲——女儿——外孙女的顺序传承，即实行母系继承制。若无女或女儿早逝，则可传予儿子，但在有外孙女的情况下，优先传予外孙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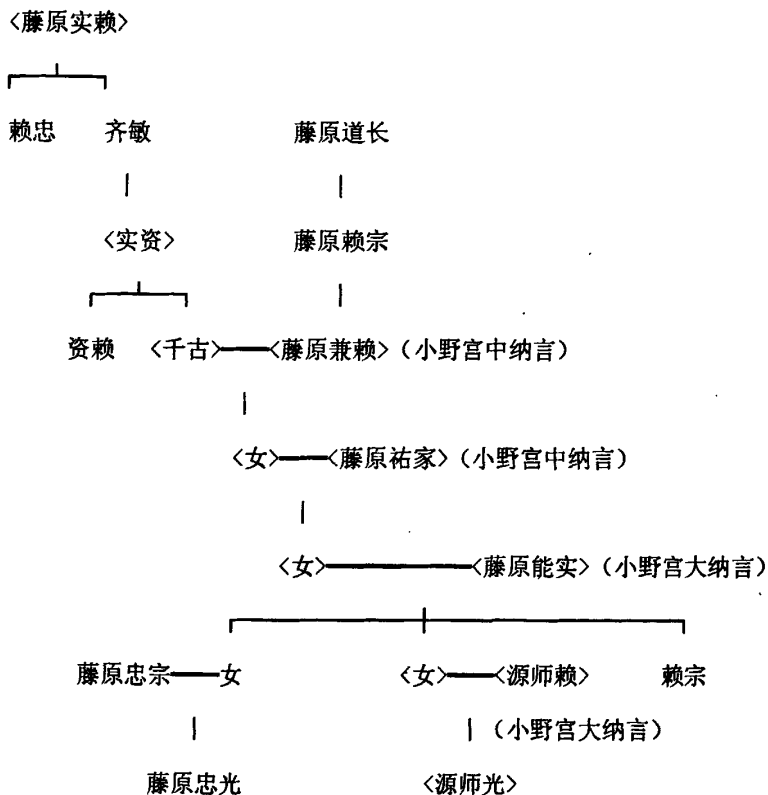
我们以小野宫的继承为例。

由于女儿的早逝，小野宫主人藤原实赖就把小野宫传给了自己的养子同时又是亲孙子的藤原实资。实资女儿藤原千古与藤原赖宗的长男即藤原道长的孙子藤原兼赖结婚后，藤原兼赖入住小野宫。结婚数年后，实资写了财产让与书，决定把小野宫及其他大部分动产、不动产传给千古，把剩下的财产分予几个儿子，还警告几个儿子对千古的财产不得多嘴、覬覦。不过千古比实资早逝（实资活到九十岁才作古），所以千古最终并没有得到财产让与书。但是，千古与兼赖在1036年左右出生的女儿直接从实赖那儿得到了财产让与书。此女与藤原祐家结婚后，跟她母亲一样在小野宫过着妻方居住婚的生活。这可以从他们夫妇的称号得知。祐家的妻子，即千古的女儿晚年时，人称“小野宫尼公”。祐家则跟岳父兼赖最

^①〔日〕高群逸枝：『日本婚姻史』，至文堂1990年版，第62页。

^②〔日〕『日本の歴史』，『日本事情のシリーズ』，日本語教育学会，〔出版时间不详〕，第12页。

^③〔日〕金田一春彦等，『新明解古語辞典』第二版，三省堂1990年版，第62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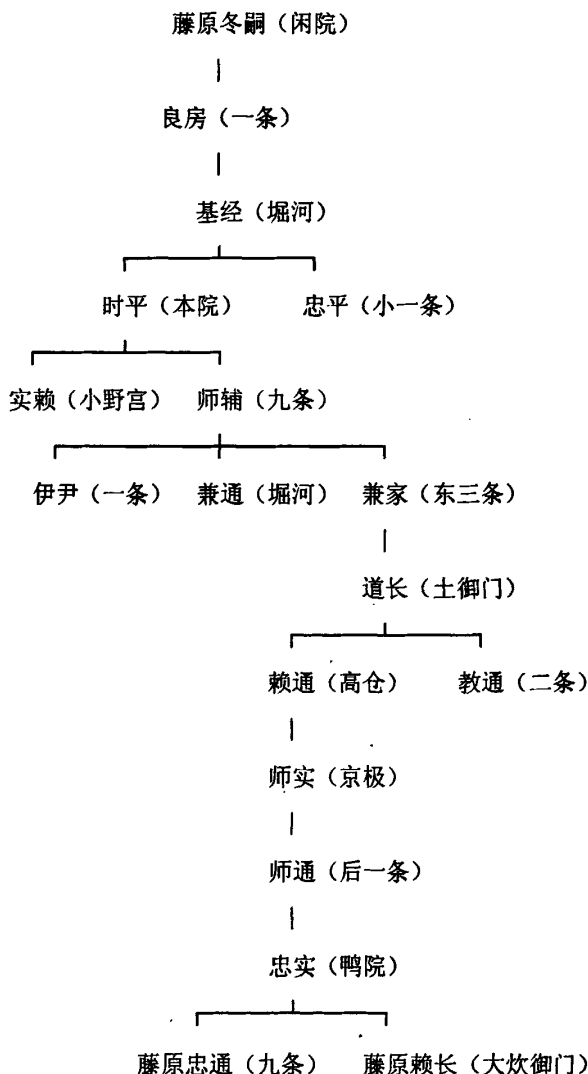
(注：此表据相关资料而作。)

从小野宫的历史传承可以发现平安时代几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第一是人们用府邸名来称呼住在那里的贵族，如称藤原祐家之妻为“小野宫尼公”，称祐家岳

父及祐家为“小野宫中纳言”，称藤原能实及源师赖为“小野宫大纳言”。又如源重信人称“六条左大臣”，其兄源雅信（藤原道长岳父）人称“一条左大臣”、“土御门大臣”等，这样的例子在当时的历史资料及日记中不胜枚举。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府邸按女儿传女儿、家号则按女婿传女婿的方式继承。如小野宫由藤原实资传给了外孙女（祐家之妻），又由祐家之妻传给外孙女（源师赖之妻），而家号“小野宫”由实赖传给实资后，就沿着兼赖、祐家、能实、师赖，由女婿传给女婿。他们的子孙都没有用“小野宫”作为称号的，即家号不以父系传承。关于这点，我们还可以举摄关流家号的传承为例。

摄关流家号图



从摄关流家号图我们可以看出，这些贵族不仅以居住地作为家号，而且没有

一个子孙的称号与他们的父亲相同,也就从侧面反映了当时平安贵族婚姻居住的一个现象,即家号并不沿父系传承,子孙居住的府邸也并不是从父亲那儿继承的。他们居住在妻子的房子里,经营的是妻方居住婚。

第三个现象就是,不论经营的是何种婚姻,也不论继承了哪家家号,贵族男子的姓氏实行父系继承制。如源师赖与藤原能实结婚后,虽继承了妻家的家号“小野宫大纳言”,但依然姓“源”;又如摄关流的子孙,虽然家号各不相同,但一直到忠通、赖长,也还是姓“藤原”。

由女方提供住房的新处居住婚的房屋所有权及继承权同妻方居住婚。

由男方提供住房的新处居住婚,房屋属男方所有、继承。女方与妻方居住婚的情况有了很大变化。由前者的有财产、有权利转变成了无财产、无权利,但有时候男方会把房屋赠予妻子,归女方所有。如藤原师实成为氏长者后,把高阳院与京极殿的地契赠与了妻子丽子。^①

第二节 其他财产权

一 其他财产的所有及继承

在平安时代,最重要的财产——房子,为女儿的财产,但这并不是女儿唯一的财产。除了继承房子,女儿还有权继承庄园等其他一切财产。不管有没有分到财产、分到多少财产,儿子都不得有异议。《荣花物语》中藤原实资把大部分财产分予女儿,儿子不得有意见;藤原为光在临终之时,把倾心建造的一条殿及其他所有财产都赠予了三个女儿,儿子们一无所得。^②女儿婚前从父母那儿继承的财产在婚后不会有丝毫改变。如藤原实资写财产让与书时,女儿千古还小,但千古去世后,这份让与书原封不动传给了女儿。^③这可能是基于当时流行一夫多妻,并且离婚毫无限制的背景下,对女子财产权最好的一种保护,也是对婚姻关系的一种防备。女子有了独立的财产,不管丈夫有没有别的妻子,有没有弃己而去,自己与子女的财产丝毫不会受到损失,生活与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保障。

二 财产对婚姻的影响

^①[日]藤原宗忠:《中右記》,《史料通覽》,〔出版社不详〕,1915-1918年版,永久二年六月十一日条。

^②[日]与谢野宽编,《荣華物語》I,《日本文学大系》,国民図書株式会社1932-1933年版,第266、267页。

^③[日]藤原实资:《小右記》,《史料通覽》,〔出版社不详〕,大正4年版,宽仁三年十二月九日条。

女方家的财产,在女儿继承之前,对女儿婚姻生活的经济方面有直接的影响,有时甚至对整个婚姻起到决定作用。由于当时实行的多是妻方居婚或由女家提供住房的新处居住婚,所以,就如同现代社会里多由出嫁的一方对迎娶的一方提条件一样,男方对女家有一定的经济上的要求。事实上,不管女家答应男方什么物质要求,都将对即将到来的婚姻的预料产生重大影响。就像《宇津保物语》中仲赖岳母说得那样:“如今这个世道的男人,在得到女人之前,‘无论如何父母是要健在的,房子要有的。衣服等破旧是不行的。要有东西给我的随从,要有牛、马饲养着。’”^①

经济问题,可以成为男方选择妻子的决定因素,反过来,也就可以成为解除婚姻关系的理由。即使女方长得再清秀、高贵,如果住房破破烂烂,那么男方在住上一段时间后也会毫不犹豫踏上其他“土地”。我们举一个史例。中务太辅夫妇过世后,女儿女婿失去了援助,女儿对丈夫说“父母在的时候,我们总算一起过下来了。但现如今,我没有能力再照顾您。为官是不能衣衫褴褛的。您请心安理得地恢复自由身吧。”丈夫并没有立即离她而去。但是当身上的衣服越来越破旧的时候,丈夫终于还是选择了离开。后来,妻子在近江郡司做了女仆。有一天,她与当时的国司共度了一夜。当得知对方原来就是自己的前夫后,妻子因过度惊讶而死。^②也许是因为女方能继承父母的财产,女方家财产的多少也就直接决定了自己婚后的物质生活质量,所以男方都会提物质条件,而且从男方提的物质条件就能预测婚姻的成功与否,以及婚姻能否长久维持。

三 服装的提供

在平安时代的贵族社会,男子的服装都由妻子或岳母洗涤、缝制。服装不仅是生活必需品,还是所属家族的象征。向家族成员提供服装,是一项义务,也是一种经济功能,就如同向家族成员分享自己的杯中酒、锅内食一样。家族成员要去远方前,家里的最高掌权者会脱下身上衣,交与远行者带上,这是当时唯一的护身符。根据平安时代的文献资料,在出生、成年、婚礼、任太政大臣等重要仪式上,作为最高的赏赐,就是着女装。^③男子与妻子家人同吃同住,是妻家的一员,所以妻家有义务为他提供服装。平安贵族的服装,是最能直接反映经济地

^①[日]佚名:《宇津保物語》I,《岩波講座日本文学》,岩波書店昭和6-8年版,第253页。

^②[日]馬淵和夫等编,《今昔物語集》IV,《日本古典文学全集》4,小学館1976年版,第445—447页。

^③[日]高群逸枝:《日本婚姻史》,至文堂1990年版,第80页。

位、政治地位的“脸面”、名片。人们对服装的重视，也就可想而知。那么，服装也就有可能是当时最花钱的消费品了。妻家为女婿提供衣服，不论布料由谁解决，都可以看作是对女婿的重要援助。因为服装的缝纫，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缝制的衣服要穿得舒服、穿得出去、穿得有“脸面”。

这项妻家的义务，在 10 世纪~12 世纪的很多文学作品和史料中，都频繁地出现了。如《蜻蛉日记》作者与藤原兼家的婚姻（第一章第一节），在婚姻存续期间，作者为兼家提供了衣服。又如藤原道长的岳母（伦子母亲），一直到死都坚持为道长缝制一年四季的衣服。^①在访妻婚的婚姻形态下，提供服装应该可以看作是女方为男方提供的唯一经济援助。在妻方居住婚的婚姻形态下，服装的提供，仅仅是女方为男方提供的经济援助之一。因为男方住在女方家里，肯定还得到了其他很多援助。不管是哪种婚姻形态，男方都会觉得女方为自己提供服装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兼家在当夜离开道纲之母时，还拿出布料用命令语气让她把衣服做好。^②

男方得到女方家多少经济援助，援助多长时间，从文献史料上看很难有明确的判断，但应该与男方的政治地位，即官职官位有关。在婚后的最初一段时间里，丈夫可能很多方面完全靠妻家援助。随着丈夫官职的上升、收入的增加，妻家对丈夫的经济援助就会逐渐减少。到后来，甚至反过来是丈夫对妻子及家人担负起经济责任。比如藤原道长就属于这种情况。道长在婚姻的后半段时间，为妻子的住房花费了大量的金钱。

婚姻生活的经济状况，不仅影响着妻子及妻家的财力，还左右着岳父为女婿升职所能提供的帮助。这也是影响男子选择妻子的因素之一。《落洼物语》中，道赖的乳母，就以落洼姬没有能为道赖提供依靠的父母为由，认为落洼姬不适合做道赖的妻子，拒绝了落洼姬。乳母希望道赖的岳父是一个能帮助自己仕途通达的达官显贵。^③虽然男方在选择妻子的同时，选择了岳父，但不能认为男子的仕途依仗岳父大过依仗父亲。平安时代，爵位、官职官位等都已经实行世袭制，沿父系传承。因此，应该是父亲的作用大于岳父的情况占多数，当然，岳父若是能帮上忙，则仕途更加坦荡。

^①[日]与谢野宽编，《荣華物語》Ⅱ，《日本文学大系》，国民図書株式会社 1932-1933 年版，第 195 页。

^②[日]高群逸枝：《日本婚姻史》，至文堂 1990 年版，第 80 页。

^③[日]三谷荣一等编，《落窪物語》，《日本古典文学全集》，小学馆 1972 年版，第 151、155 页。

结 语

对日本 10~12 世纪京都贵族的婚姻制度的研究,涉及到婚姻居住、房屋及财产、夫妻关系、子女的养育等诸多方面。通过粗浅的探讨,我们不仅能够较全面地了解当时婚姻生活的全貌,还能从中得到诸多启示。

10~12 世纪,支配日本京都贵族的婚姻制度本质上是种习俗,与律令法没有多少关系,甚至有互相矛盾的地方。男女之间的交往比较自由,一夫多妻也是贵族阶级内普遍认可的,但妻子之间还是有身份区别的。正妻的选择一般局限于同等地位者。离婚比较容易,手续毫无复杂可言。总的说来,当时的男女地位是比较平等的,婚姻自主是婚姻关系中的主流。

婚姻制度有个渐进的过程,与此同时,男子的地位也有个渐进的过程。相反,妇女的地位是个渐微的过程。日本的“氏”与“家”有着特别的内涵。日本的“氏”是父系的,“家”是母系的。孩子的姓及官职、官位、安葬等沿袭父系,孩子的养育、居住、婚礼等由母方负责。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婚姻形态从访妻婚到妻方居住婚再发展到新处居住婚,男性与女性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男子从不能常住在妻子家、不属于妻子家的家庭成员、不担任任何养育孩子的责任,到常住妻子家、属于妻子家的家庭成员、共同养育孩子,再到提供住房、承担全家的经济负担等,显然作为父亲的男子在家里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功能越来越重要,地位也就相应地得到了提高。与此相反,妇女在婚姻形态的演变发展中,逐渐失去了婚姻主体的地位。从独立在家(相对于丈夫而言,而不是父母)养育孩子,到在自己家里与丈夫共同养育,再到在丈夫提供的房屋里与丈夫共同养育孩子,从独立负担经济,到与丈夫共同负担,再到完全依靠丈夫,作为母亲的妇女逐渐从一个家庭支柱发展到了一个家庭主妇。父权制日益成长的过程,正是母权制日益衰落的过程;男子的地位日渐升高的过程,正是妇女的地位日渐下降的过程,正如恩格斯所说:“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相对的退步,一些人的幸福和发展是通过另一些人的痛苦和压抑而实现的。”^①

我们应当从历史中感悟出,女性应该积极参加社会生产劳动,参与社会生活,掌握经济自主权,接受与男性同等的教育,以取得与男性同等的社会地位及家庭地位。女性地位的提升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致。婚姻家庭的稳固、富足,与社会的稳定、富裕是相辅相成、互为条件的,是实现和谐社会的前提条件之一。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1页。

附表 1

相关官职对位表

	太政官	京官	地方官
		近卫・卫门・兵卫 (左・右)	(略)
正一位・从一位	太政大臣		
正二位・从二位	左大臣・右大臣・内大臣		
正三位	大纳言		
从三位	中纳言	大将	
正四位	参议		
从四位	大办	中将 督	
正五位	中・少办	少将	
从五位	少纳言		
正六位～从八位	(略)		

(金田一春彦等编,『新明解古語辞典』第二版,三省堂 1990 年版,第 1236 页。)

附表 2

相关日本文化史年表

西历 (年)	日本年号	西历 (年)	日本年号
990～995	正历	1096～1097	永长
1004～1012	宽弘	1099～1104	康和
1012～1017	长和	1104～1106	长治
1017～1021	宽仁	1108～1110	天仁
1021～1024	治安	1110～1113	天永
1024～1028	万寿	1113～1118	永久
1028～1037	长元	1118～1120	元永
1087～1094	宽治	1120～1124	保安
1094～1096	嘉保	1926	昭和元年

(金田一春彦等编,『新明解古語辞典』第二版,三省堂 1990 年版,第 1244 页。)

引文出处及参考文献

一 古典文献

- (1) [日]藤原道纲母：『蜻蛉日記』，『日本古典文学大系』，朝日新聞社，1949年。
- (2) [日]藤原实资：『小右記』，『史料通覽』，[出版社不详]，大正4年。
- (3) [日]藤原道长：『御堂关白记』，日本古典全集刊行会，昭和4年。
- (4) [日]藤原宗忠：『中右記』，『史料通覽』，[出版社不详]，1915-1918年。
- (5) [日]紫式部：『源氏物語』II、IV，『日本古典文学全集』13、15，小学館，1970年。
- (6) [日]佚名：『宇津保物語』I，『岩波講座日本文学』，岩波書店，昭和6-8年。

二 论著

- (1) [日]与谢野宽编，『栄華物語』I、II、III、IV，『日本文学大系』，国民図書株式会社，1932-1933年。
- (2) [日]黑板胜美编，『尊卑分脈』I、II，吉川弘文館，1959年。
- (3) [日]黑板胜美编，『公卿補任』I，吉川弘文館，1938年。
- (4) [日]三谷荣一等编，『落窪物語』，『日本古典文学全集』10，小学館，1972年。
- (5) [日]马渊和夫等编，『今昔物語集』IV，『日本古典文学全集』4，小学館，1976年。
- (6) [日]同文館編輯局编，『大槐秘抄』，『日本教育书库』，同文館，1910-1911年。
- (7) [日]東京大学史料編纂所编，『為房卿記』，『大日本史料』III，東京大学，1926-1962年。
- (8) [日]竹川种郎编，『権記』，『史料大成』第1-43，内外書籍，昭和14年。
- (9) [日]板桥伦行编，『今鏡』，朝日新聞社，1950年。

- (10) [日]高群逸枝:『日本婚姻史』,至文堂,1990年。
- (11) [日]高群逸枝:『招婿婚の研究』,理論社,1966年。
- (12) [日]高群逸枝:『女性の歴史』,講談社,1972年。
- (13) [日]三浦同行:『法制史の研究』,岩波書店,1924-1925年。
- (14) [日]池边义象:『日本法制史』,博文館,明治45年。
- (15) [日]伊東圣子等編,『女と男の時空』Ⅱ,藤原書店,1996年。
- (16) [日]『日本の歴史』,『日本事情のシリーズ』,日本語教育学会,[出版时间不详]。
- (17) [日]金田一春彦等編,『新明解古語辞典』第二版,三省堂,1990年。
- (1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4,人民出版社,1972年。
- (19) 李卓:《中日家族制度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年。
- (20) 张萍:《日本的婚姻与家庭》,中国妇女出版社,1984年。
- (21) 韦斯特马克:《人类婚姻史》,李彬艾等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
- (22) 张邦炜:《宋代婚姻家族史论》,人民出版社,2003年。
- (23) 冯尔康等:《中国宗族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
- (24) 井上清:《日本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74年。
- (25) 马兴国、宫田登编,《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民俗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

三 论文

- (1) [日]藤原早苗:「純婿取婚をめぐる」,『歴史評論』第455号,1988年。
- (2) [日]鷺见等曜:「平安時代の婚姻に関する二三の問題」,『岐阜経済大学論集』,1988年。
- (3) 李卓:《日本妇女社会地位的演变》,《日本研究》,1998年。
- (4) 姜天喜:《日本婚姻礼俗的历史与现状》,《西北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 (5) 范淑玲:《日本婚嫁礼俗的变迁》,《民俗研究》,1998年第1期。
- (6) 薛雅明:《访妻婚——日本古代婚俗漫笔》,《日语知识》,2003年第10期。

致 谢

值此论文完成之际，我首先要对我的导师顾銮斋老师表示由衷的感谢！顾老师于学习上给了我全力的帮助和莫大的提携，在我们写毕业论文前夕，顾老师于百忙之中专门给我们开了座谈会，不仅对我们的选题、框架结构的确定以及写作的要点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在治学态度方面更是对我们循循善诱、谆谆教导，让我受益匪浅，收获良多。在对我的论文初稿进行审核之时，提出了深有见地的修改意见，让我能更好地把握方向。正是在顾老师的指导和帮助之下，才能使本文得以较顺利地地完成。由于本人实在才疏学浅，能力有限，本文肯定还存在诸多缺点和不足，恳请各位老师不吝赐教，给予指导为谢。

于此我还要感谢学院的领导和老师们三年来的关心和热情帮助！感谢同事聂中华老师在资料的收集上、朋友童一老师在英文的翻译上给了我很多帮助！

最后，我还要感谢我的家人，是他们的全力支持和无私的关爱，使我顺利地完成了学业！还有许多关心和帮助我的同学、朋友，在此一并致谢。

2008-4-1